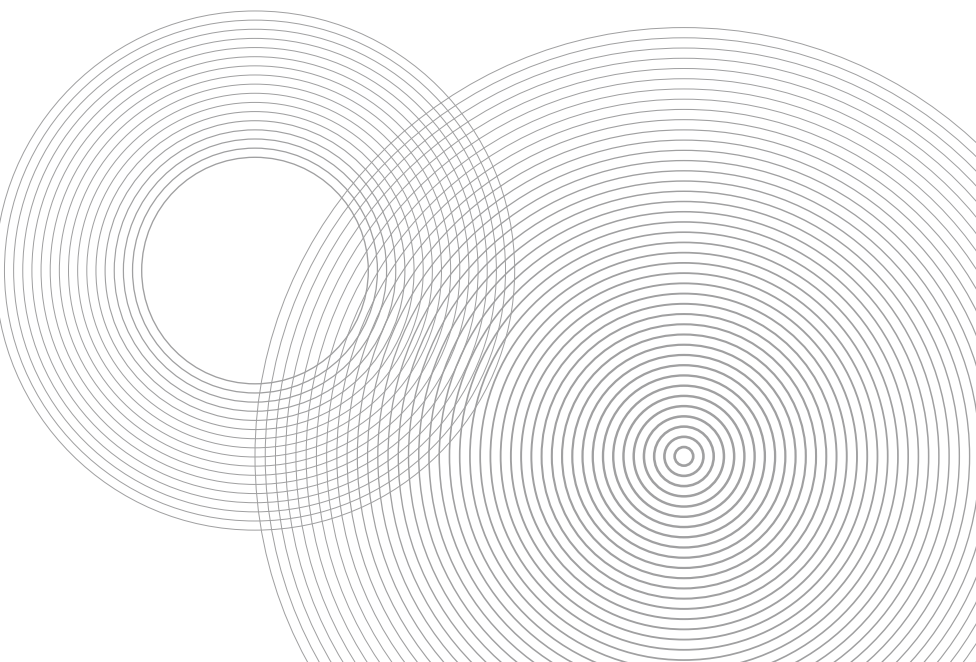


#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

第二十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 目錄 | CONTENTS

---

處長序 4

評審序 6



## 短篇小說類

首獎	張耀仁	每條河裡都住著 一個鬼	10
第二名	汪恩度	隱溪	36
第三名	王席綸	游牧	62

## 報導文學類

首獎	林皓淳	淘夢歲月 - 在六 輕旁捕鰻魚苗的 麥寮人	100
第二名	林文彬	韓唐寺	138

## 來自土地的動人故事

雲林向來以優美的大自然和豐厚的人文歷史聞名，不但激發了許多文人墨客的靈感，寫出關於這片土地的許多精彩作品，也隨著時代的變化，刻畫出雲林人的不同的面貌。正因為有許多優秀的作者投入，所以雲林縣文學獎舉辦至今已二十年了，仍然不斷挖掘出新的創作人才，而且開拓出新的寫作視野，讓我們每每感到耳目一新，為這些來自土地的故事，深深感到動容。

113 年度的雲林文學獎徵文，乃是以「短篇小說」和「報導文學」這兩個類別為主，而這兩個文類都必須要「說故事」，也因此每一篇參賽的作品都相當好看，報導文學寫出了雲林特有的產業，以及一些深聚在地影響力、值得我們感念和敬佩的人物，而小說更多刻畫底層的庶民百姓，他們的情感、願望、愛恨和掙扎，讀來更是讓人久久都不能忘懷。

今年雲林文學獎如往年一樣，不但有資深文史工作者參與，也成功吸引了許多年輕世代的新秀，他們出身雲林，但因為外出工作或求學，而離開故

鄉置身在大城市之中，卻仍然心繫故土，以新世代的眼光重新觀看雲林，書寫雲林，可以說是老葉新枝，在每一屆的文學獎中都展現出雲林世代交替、生生不息的活力，而這不也就是文學對於我們而言，之所以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嗎？

這些由白紙上黑色鉛字所組成的動人故事，正是來自於雲林這塊美好的土地。這些故事也使得雲林不再只是一個客觀的地理空間而已，而是變得立體又鮮活起來，從此有了自己內在的情感和記憶，足以將所有的雲林人全都凝聚在一起，也讓其他地方的人得以進一步認識雲林，瞭解雲林，並且從此愛上雲林。

文化觀光處處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 大千世界盡在創作裡 ( 總評 )-- 劉克襄

113 年「雲林縣文學獎」徵選的文類，以報導文學和短篇小說為主。兩種文類書寫的旨向不同，呈現內容自是大異其趣。報導文學題材如何田野調查，進行創作的取捨？短篇小說怎樣人物描述，探索新的時代意義？翻讀此回得獎的作品，相信裡面給予了不少答案。

投稿報導文學的作品，大抵以雲林地方風物、生態環境和藝文事物為多。創作者泰半都能親臨現場，進行實際狀態的探訪。

「淘夢歲月一在六輕捕鰻魚苗的麥寮人」，描述在地漁民捕捉鰻苗的艱苦故事，以及海岸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時對捕鰻苗此一傳統行業，展開深入的了解。從敘述裡，當可了解作者持續花了不少時間，跟捕鰻者往來，方能把他們的故事細膩地爬梳。從海上作業到陸地生活，逐一刻劃這些小人物。人生歡苦盡在一言一行中，但更多的是無言的，缺乏希望的未來。結尾的一鎚定音，帶來的震撼和無奈，尤其讓人感到沈痛。

「韓唐寺」描述一位虎尾婦人透過通靈和民

俗療法，爲人消災解厄。進而長年透過公益濟助，庇祐鄰里，成爲普渡衆生的代表人物。從其廣被鎮民稱許的愛心事蹟，進而連結到虎尾糖廠的歷史，以及二二八事件等等，敘述面相豐富而廣雜。一來突顯這位阿店姑不可思議的魅力，二則呈現虎尾的繁榮興衰。人物報導常失於單一，雖有生活故事，卻缺乏報導的內涵。此篇能夠兼容，委實不易。

相對於前一文類，短篇小說的成績愈發突出，不少篇都讓評審讚不絕口，難以割捨。

「每條河裡都住著一個鬼」，文體以魔幻現實的筆法，展現戲劇般的故事情節。透過一個孩子的眼光，藉由參與母親再嫁的過程，生動地表述了一個哀傷而近乎絕望的悲慘故事。許多對白處理，或是生活意象都精彩地到位。讀者不時爲孩子的遭遇感到同情，甚而跟著傷心。小說技巧成熟，處理細膩得宜。內容更是精彩動人，值反覆再三閱讀，省思埋藏於社會底層的一些問題。

「隱溪」描述一個農家出身的大學生，回家時面對生活的困境。長年栽種柚子的父親，無疑是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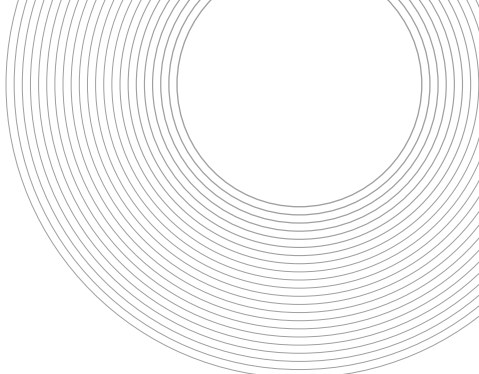
熟果樹的專業達人。生活簡單如一，同時也難以割捨對土地的情感。母親則謹守傳統農家婦人勤儉務實的生活，長年以來相夫教子，努力扶持家庭，但對父親的工作偏執，頗有怨對，甚而常懷擺脫婚姻束縛的絕心。在未來如何就業的糾葛中，最後孩子還是勇敢地回鄉，想要承繼父親的農學志業。文筆嫻熟而節制，情感壓抑而不浮濫，因而整篇處於一個合宜適中的調性。

「游牧」描述一對青年男女的日常生活。阿巧開設飲料店，小海是刺青師。後者常去買飲料而彼此認識，成為生活慰藉的好朋友。他們是社會邊緣人，在地方小鎮努力生活。沒有因學歷出身而怨嘆社會，而是各自有對生活的打算，以及面對世界簡單認命的價值觀。小說寫得輕淡，沒有必然的結束和起始。一如每天要過日子，卻生動地呈現了一個小鎮低下勞動階層，年青人生活的樣貌。

 謹識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 短篇小說類



## 每條河裡都住著一個鬼

因為外婆說，每條河裡都住著一個鬼，所以孩子與三太子產生了似有若無的聯結。

\*\*\*

初始，孩子只看得見三太子的眼，漸漸的，一張透明的臉浮現，並且鑽入孩子的體內，淡出，反覆，因而三太子也擁有了孩子的嘴眼，那讓兩人又驚又喜，咯噠咯噠笑看對方，好似親密無比的一對小兄妹——儘管，一直以來，孩子只能望著手上的Hello Kitty 傻笑。

孩子確實該笑，因為她從沒見過母親笑得這樣美，也從沒看過林內淹大水。水從神社的階梯流下來，像瀑布，也像外婆家走到門口就可以看見的浪，浪頭雪白，一點也不像眼前黃澄澄、灰撲撲的大水，間歇夾帶著高麗菜軟爛的氣味——每日營養午餐又黃又軟的高麗菜多麼令人討厭啊——孩子悶哼一聲，大腿一陣刺痛。

是母親沉重的手勁，隔著蕾絲手套，力道依舊

使得貼在車窗上的孩子微微一驚。

「哎唷哎唷，好像一個小公主咧。」孩子摸摸提籃裡的玫瑰花瓣，想起出門前，阿姨的兩片油嘴唇，它們在孩子臉上留下紅印子，以致現下揉雜了酸與甜的脂粉不斷侵擾著她。

孩子又偷偷瞥了一眼母親，母親遮蓋在婚紗下的眉眼看起來很模糊，只見手指時而交錯、時而搓揉，白色的蓬蓬裙湧到孩子這邊來，像霧，霧是窗外密密麻麻的雨，雨珠敲響玻璃——有一片刻，孩子聽見嗡嗡的震盪，宛若學校播放的太空船影片，分離艙推進宇宙深淵的飄忽感——

——阿姊，頭前淹得真正看無路哩。

——阿姊，妳嘛真正勢揀日子。

——阿姊，姻緣天注定，笑一個，結婚好吉兆哇。

但孩子笑不出來，就連三太子在她耳邊細語也無濟於事。蕾絲裙緞帶勒得好癢好不舒服啊，但孩子不敢動，深怕腿肚又被擰出一朵花來。她再度瞧

瞧母親，母親還是頭低低的，聲音被車內斷斷續續的廣播打斷：「……嚴防豪雨……截至目前為止，雲林縣累積雨量……」

駕駛座男子正欲破口大罵，被母親制止了：「阿源——」男子陪笑道：知啦，阿姊，我不會教壞小芬啦——小芬咋敢有睏飽？

孩子點點頭，又搖搖頭，不怎麼喜歡這個被喚作舅舅的男子。那排黑污的門牙令她想起班導師——午休時間，班導師拉起她的手，說：「回去告訴妳媽媽，營養午餐費再不交，老師一天打一下唷。」說著，舉起手來作勢拍拍孩子的掌心，實則是撫摸——那當下，孩子目睹三太子蹲在老師肩上，倏的張開血盆大口——「不要！」孩子喊，老師愣住，旋即搨了她一巴掌。

事後，孩子將手洗了又洗，反覆確認有無粉筆灰或煙味殘留？

\*\*\*

似乎在那些時刻裡，孩子總會看見三太子——三太子對她擠眉弄眼，三太子呵氣呵得她笑嘻嘻，

更多是三太子目露兇光，直直盯住她身旁的男人。

「你在嫉妒嗎？」孩子曾經這樣問，但三太子沒回話，只是比了個手勢：噓。噓。

因為這個聲音，孩子此刻很想上廁所——也許不，而是從哪裡滲進來的氣味，讓她想起桑葉與蠶寶寶的排洩物，近乎吃壞肚子的錫澀。孩子坐直身，發現雨幕霸佔了交通號誌，連帶路上流動著一朵朵恣意綻放的燈花——冷不防，巨大漣漪潑濕了孩子的目光。

——早日不成天——阿姊，這天氣，飯店敢會臨時休暍？

——講起來姊夫也是有心欸，沒親像頂擺……妳看，那臺車浮咧浮咧。

——要回頭嚟？阿姊。

阿姊阿姊。孩子耳朵癢得很，各式聲音鼓脹著她的小腦袋，以致紮了蝴蝶結的兩條小辮子像博浪鼓。阿姊阿姊。孩子嗅了半晌，終於找到氣味的源頭，肯定是那些黑牙齒在作怪。阿姊阿姊。迷迷糊糊中，孩子記起外婆家的海。外婆說，仔細看，

其實海沒那麼藍、那麼白，帶點草腥綠、帶點酸甜黃，尤其是傍晚時分，雲層投下蘋果紅或檳柑橘，「有看到否？」——尾音微微揚起，是臺西特有的腔調，孩子記得母親說過。

外婆指著海岸線：金閃閃、亮晃晃，看得孩子眼睛也眯成一條線。線纏在外婆手上，仔細收攏孩子的髮——外婆的手好大好溫暖啊，像夜裡溫暖的蚊帳，也像午后明目的茶葉枕，一點也不若母親總是搓痛她——當然，更不若男人粗糙的掌腹刺癢著腿——

孩子睜開眼，發現母親正撩起她的額髮端詳，紅色的唇片隔著面紗不知是上揚或平板，手勢緩緩滑過她的臉。孩子有些怕，幾抹又溫又涼的水漬流到額下，以為是母親的手汗——這時候，舅舅嚷：「小芬歹勢哇。」原來是車頂漏水，雨滴掉進她的髮窩，也爬向她的眉心。

孩子試圖遮住提籃，擔心濕了其中的花瓣。

——小芬歹勢，阿舅這臺車舊濫糝，本來要修，一無閒閣袂記得。

孩子搖搖頭說，不累。

——小芬歹勢，今日水噹噹，另天找好炆，啊？

孩子搖搖頭說，還好。

——小芬歹勢，笑一個，阿舅帶妳去食麥當勞好嚟？

不待孩子回話，母親說：「阿源，你作你開車。小芬就講伊不拐——你細膩！」孩子看見後照鏡裡的舅舅朝她眨眨眼，紅通通的眼白好似養在鐵籠裡的小兔子。兔子頻頻抽動鼻子，極其忙碌這邊嗅嗅、那邊鑽鑽，令孩子感到無端害怕——許是那不具情感的圓眼珠，許是孩子聯想到男人的紅眼睛……

「坐好，不要亂動。」母親叮囑：「就快到了，坐好。」

孩子仰起頭，看見母親身骨挺直，鼓起的胸部投下凝重的暗影，難以回想剛剛俯下身來溫柔的凝視。

媽媽……孩子輕喚，媽媽妳聽，我的肚子在唱歌哩。孩子嚥了嚥口水，後悔之前不該拒絕阿姨遞來的巧克力。那時候在想什麼啊？如果那時候清醒一點就好了。孩子心想，那時候她還在夢中奔跑，四周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她拚了命的往前衝，竟撞上一片霧幕，原來闖進冰箱裡！慘白的燈光映出母親、舅舅還有外婆的身影，他們靜靜坐在架上，透出塑膠玩具般的光澤……

也就這時候，突然有誰從身後抱住她：

「抓到囉，抓到囉。」

\*\*\*

和三太子玩捉迷藏的時候，孩子經常害怕得發抖——許是三太子太認真了，往往把家裡的東西翻得乒乒乓乓——好幾次，孩子想要制止，聲音卻被扼住，只能把腳往內縮，縮到底了——聲音倏然收束，唯獨孩子和三太子對到眼，兩個人淚流滿面，完全沒有誰當鬼、誰躲藏的刺激感，只有久別重逢的不捨與疼惜。

疼惜的是阿姨的表情，她一邊幫孩子穿小禮



服，一邊說：「小公主，醒醒喔，媽媽要生氣了唷。」

那一刻，孩子瞬間睜開眼，囁嚅著說不要。

「不要什麼啊？」阿姨擲去她髮上的毛絮，端詳半晌：「欸唷，小公主耶，妳看——有沒有漂漂？」

「記得啊，」阿姨抱著她：「待會要跟媽媽說：『媽媽，妳今天好漂亮喔！』」

孩子其實不怎麼喜歡這位阿姨，她身上好臭喔——像母親喝醉酒的氣味——還有那尖尖的嗓音，一整個就是母親醉了的調調。醉了的母親噴著氣，腳下盡是凌亂的影子，影子不時糾纏著孩子，以致她的手臂、大腿也生出大小不一的影子。

當母親走進房間時，孩子張大了嘴：兩頰透著不屬於原本蠟黃的淡金，每走一步，便這麼閃一下，連帶白色蓬蓬裙也染上一層瑩澈，彷彿母親沐浴在重重光輝。

「來囉來囉，新娘子來囉——小芬，要說什麼

啊？」孩子趑趑著，被阿姨猛然推向前。

「小心別弄髒衣服，租的，很貴。」母親說，聽不出感情起伏。

孩子往後退一步，怯怯瞧著那些繡在裙上的玫瑰花，聞到熟悉的什麼：揉雜著一絲甜、一絲酸，近乎蠶寶寶的排洩物，孩子皺了皺眉，記起昨晚臨睡前，還沒記錄它們的成長進度哩。

「雨落得遮爾大！」阿姨對著鏡子塗口紅：「阿源那臺漚古車不知敢有法度……」

妳都弄好了？母親面無表情。

「嘛好，落雨天，後擺較記得住。」

剛剛有電話嗎？孩子現在才看清楚，母親裙上的那朵玫瑰有些發黃。

「這擺穩妥當的啦——小芬，妳說是不是？」

妳小心點，不要把衣服弄髒。孩子發現，那朵玫瑰縮小了。

不過，孩子還是比較喜歡提籃裡的玫瑰花，它們很香，如果可以拿一兩片放在鉛筆盒，那些臭男

生就不會笑她髒了。孩子想著班上的同學，她很想告訴那個成績最好的林品軒，看啊，我是小公主哩，我媽媽要結婚囉——但也就是想想而已，她從來沒和他說過話。孩子揉著被水濺濕的玫瑰花瓣，指尖生出紅色的跡子，好似生出一枚枚小愛心。

「叫妳坐好妳聽到沒？」孩子注意到母親的那朵玫瑰也濕亮亮。外頭的雨勢越來越大，彷彿有人在車窗上吐著氣，白茫茫、冷冰冰，讓孩子極度想著阿香肉羹麵的溫暖。

——阿姊，會冷嚟？真歹勢……來，小芬，衛生紙給妳媽媽擦一下。

孩子不敢動。

——妳自己也擦一擦，小芬。

孩子不知所措。

——小芬？

雨水緩緩滑入孩子的領口，冷的，蛇似的，像男人冰涼的手。孩子不敢動。任憑蛇從脖子往下滑，滑，以致孩子忍不住一陣震顫。

孩子不敢動，直直盯著那朵發黃的玫瑰花，它長在浴室的壁磚上，花瓣帶一點點綠，綠色讓孩子想到桑葉，桑葉一包十塊錢，能夠讓幾隻蠶寶寶吃上一兩天……

「趕快沖一沖！」孩子聽見身後的「新爸爸」這麼說。

\*\*\*

孩子不敢動。

和男人、母親坐在阿香肉羹麵吃飯時，母親無端哭起來。男人沒好氣，妳這是做什麼？不能吃完再說嗎？「就跟妳說，我只是去和她吃個飯，又沒怎樣……」男人悶悶的，吸起一大口麵。「幹！早知道就不跟妳說，說了還要被妳懷疑！」男人冷不防撥掉孩子的筷子：「吃飯不專心吃飯，看什麼看？」

孩子頭更低更低了，不知該不該彎身去撿？她喜歡這家麵店，尤其喜歡滷蛋與丸子的醬香，只不過座位太高了，腳搆不著地。「趕快吃啊！」母親像要把悲傷轉嫁到她身上的，擰了一把。孩子下意

識縮了縮手，對於男人更加厭惡了——打從母親要她叫男人「爸爸」起，一切就變了。原本從這裡離開，母親會帶她走進前頭的飲料店買珍珠奶茶——孩子會盯著冰櫃裡的彎豆冰看上半晌——再往前走，是她喜歡的永光麵包店，裡頭的乳酪酥的奶油味令孩子回味無窮……而今，只有男人的手不安份的搭在她的大腿上，摩娑、輕拍，像是營造同一個陣線面對母親突如其來的情緒。

男人邊摸邊向孩子使了個眼色。

「趕快吃喔，不然媽媽要生氣氣囉。」男人笑嘻嘻的，不若方才咬牙怒目。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孩子彷彿聽見蠶寶寶嚙咬莖葉的聲響。自然課老師說，大家要好好向蠶寶寶學習，它們的一生都很努力喲。孩子不懂，吃也算一種努力嗎？蠶寶寶每天都在吃啊。孩子舔舔唇，再次聽見沙沙沙沙——是從那個時候起，看見三太子的嗎？

男人的手持續在桌下撫摸著孩子，孩子不敢動——應該說，她動不了——重複的場景不斷浮

現，大部分發生在浴室裡。往往孩子看見排水孔鼓起白色泡沫，像雲，先是層層積累，而後逐漸流入隆隆作響的黑墨底——「自己把肥皂沖一沖！」男人在身後面紅耳赤，捏了把孩子：「趕快沖一沖！媽媽待會就要回來了！」

一絡頭髮在泡沫裡載浮載沉，平添排水孔更形闇黑的瞳仁，它意味深長的凝視著孩子，孩子心想那是她的頭髮，可是爲什麼它看起來這麼軟弱呢？冷不防，孩子被拉起，水花在她四肢粗魯的歡跳。

「趕快啊。」男人喘著氣。

——小芬？小芬？

——啊是暈去喔？

——把衛生紙拿給妳媽媽擦擦臉啊，小芬。

母親說：「不必了，妳自己用，不要感冒。」

大雨撞擊，車窗發出小獸似的尖叫，救護車啞啞啞呼嘯而過。眼前的世界變成了巨大的浴室，沙沙沙沙——孩子有一片刻又墜入同樣的場景，直勾勾盯著排水孔——那些有長有短的頭髮被三太

子掛在頭上、扮鬼臉，但孩子笑不出來，只覺得它們好醜……

她反射性的繃緊拳頭，上下排牙齒顫得極其厲害，冷啊，真的好冷、好冷——

\*\*\*

自然課總是讓孩子覺得冷，許是老師的白袍以及玻璃燒杯使然吧——許是孩子想到了醫院裡的外婆。

「妳真古錐喔。」尾音像海浪跳躍，但外婆似乎不記得她叫什麼名字？

「你真乖喔。」孩子模仿著腔調，這樣對蠶寶寶說。她遵照老師的說明，記錄蠶寶寶身長，然而乳白色軀體蠕動，很不容易測量。孩子試了幾次，眼看蠶寶寶蜷起身子，賴皮的窩在長尺上。坐在隔排的曾心雅探過頭來：「欸，妳怎麼不試試大頭針？」孩子對上曾心雅的眼，以為看見另一個自己，連忙撇開頭——因為那裡面有一根針。

曾心雅說，妳緊張什麼？我才不會把針眼傳染

給妳啦，我只不過要教妳把針這樣——孩子叫起來，但聲音被悶住——「妳看！」曾心雅好整以暇將蠶緩緩拉長、對準尺，翻躺的蠶頭有著鮮綠的體液……

——小芬？小芬？

——哪會雄雄喘起來？

鮮綠的海浪拍擊著防波堤。太陽好暖好暖呵，暖厚的雲層投下蓬蓬暗影，影子一寸寸遮住孩子的眼。孩子把曾心雅刺穿蠶寶寶的舉動告訴外婆，外婆蹲下身來，輕輕撫摸孩子的臉，什麼也沒說的牽起她的手。

外婆的手好冷好冷，一點也不像平常夾帶著魚腥，帶她去廟口吃一碗丸仔羹麵的溫暖。她們行經滿是牡蠣氣味的小徑，一直走一直走——要走去哪呢？孩子抬起頭問外婆，外婆沒有回話，只是反覆說：「閣欠三千……阿源所費……」外婆呢喃：「會死，會予人打死……」

——醒囉、醒囉，沒代誌啦。我就說是寒到嘛。



——小芬，我阿舅啊。

——小芬？

飽含著菸味的熱氣噴到孩子臉上來，孩子噙著。歹勢小芬，愛吃麥當勞嚟？

灰濛濛的車內透著灰濛濛的光，孩子聞到濕霉的酸味——「坐好。妳就是這樣亂動，氣喘才會發作。」母親板著臉，語氣僵硬。

孩子揣度著剛剛發生的兩個夢境，爲什麼曾心雅與外婆要這麼嚇唬她呢？曾心雅明明是班上的風紀股長啊。外婆呢，外婆的手從來就不會讓她覺得冷。

冷。孩子意識到這一字眼，背脊再一次顫抖。原本落在肩頭的雨水似乎停止了。但路上的大水洶湧起來，隔著矇矓的玻璃窗望出去，那些懸浮的燈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閃一閃的星象。

好多好多星星喔。孩子虛弱的笑著，想起從前爸媽還沒將她留在外婆家時，總會在夜裡對她說上一小段故事，或者低低哼歌。

那時候，母親的頭髮還沒有亂，腳下也沒有惱人的黑影。那時候，母親的聲音比布丁更柔軟，笑起來像紅豆麵包。那時候——孩子激動著，母親做的紅豆麵包非常好吃唷，爸爸和她都讚不絕口呢。

而現在——孩子有一片刻抖得不能自己——那個男人即將成為她的「新爸爸」了。但她不知怎麼向母親陳述，每回男人幫她洗澡後，疼痛難耐的觸感究竟怎麼回事？每每這麼一痛，男人便低聲對她說：「乖喔，叔叔待會買芭比娃娃給妳喔，乖。」

「別告訴媽媽，媽媽會生氣氣喔。」那條冰冷的蛇又在她身上游移著。

\*\*\*

蠶寶寶也會惹蠶媽媽生氣嗎？孩子不知道，只覺得納悶：為什麼學校牆上貼著紫斑蝶的圖案，老師卻要大家養蠶呢？

母親曾經帶她到溪邊看紫斑蝶。是乍暖還寒的時節，溪邊什麼都沒有，只有綿綿細雨，還有說也說不清的青草與寂寥。母親邊走邊說：小時候到林內表哥家玩，一走出門滿是紫藍與白斑，彷彿星星

落到了地上。那天，母親手心格外冰冷，牽著她走到溪邊，看著其上橫跨的那座大橋看了好一半晌——那天，孩子聞到的不是酒味，是帶點玉蘭的花香，或許更接近木頭被太陽曬暖之後，帶點清爽的柑橘。

然後，母親要她把鞋脫了，也脫下自己的鞋，一步步牽著她往溪水走去——

孩子又感覺到雨水的冰涼。

「阿源，莫烏白花錢，買幾個麩就好。」母親喊住舅舅，塞了一張鈔票給他。舅舅笑著下車，窄窄的肩膀在大雨中一高一低，約莫雨也是有重量的。

舅舅一離開，車內頓時失去聲音，只聽見空調與間或瞬逝的廣播——車子停在一株黑板樹旁，僅存的樹葉微弱嚷著——母親不太耐煩的將頭紗掀到腦後，兩隻眼睛空洞的望向遠方。

倏的，一陣瀑布似的雨勢傾洩過來，孩子吃了一驚，以為玻璃就要破了。

「坐好。」母親說：「不然妳又要喘了。」母親脫下手套，搨著搨著。冷氣顯然故障了，只有嗡嗡的叫聲，沒有嗡嗡的冷冽，孩子聞到從哪裡發散出來的酸甜？一抬頭，擋風玻璃不知何時躺了一隻鳥——孩子不確定是不是麻雀？只見牠濕透了，一只翅膀拍打著雨刷，試圖站起來，試了幾次都沒成功，眼睜睜盯著車內。

鳥啊，媽媽。孩子拉拉母親的裙襬。

母親拍掉孩子的手，查看有無來電？

鳥啊，媽媽。孩子噓噓噓的噘起嘴，試圖鼓勵鳥站起來，但牠沒動靜了。

「安靜。」母親重重擰了孩子一把。

孩子靜靜目睹著那鳥閤上眼，緩緩往下滑，滑至引擎蓋，滑進水底。啊。孩子的眼睛更濕更黑了。她撐起身子，探尋鳥的蹤影，但眼前除了混濁的積水，什麼也看不見。

「水裡有真濟鬼！」孩子想起外婆的說法：「囡仔人毋當一個人倚海倚遐近喔。」

那如果像母親那樣，牽著她走向海呢？

「會死……會死……」外婆這麼喃喃自語。

孩子再度扯扯了母親的裙子，覺到有什麼正向她靠近——像男人無聲無息的手，像不斷被嚙咬的桑葉——桑葉如果能說話，也會喊痛嗎？

\*\*\*

——你在幹嘛？現在都幾點了你知不知道？

——下雨天，下雨天又怎樣？

——你以為這是辦家家酒是不是莊士淵你這個王八蛋你當初是怎麼說的說你一生一世會保護我愛我不會像別人那樣拋棄我我還相信你結果現在你演哪齣說取消就取消……

有什麼被摔碎，尖銳的聲音像夜裡四處奔逃的小獸，趾爪抓痛了孩子，使她不由握拳握得更緊更緊。

雨又下大了。滴滴答答的水珠落到孩子的肩頭來。孩子哆嗦了一下，連帶剛剛生出的恐懼也顫抖著。眼前河似的積水裡，真的住著鬼嗎？如果有的

話，爲什麼麥當勞招牌會那樣澄黃呢？爲什麼肯德基爺爺看來那麼可愛？還有爸爸以前常常帶她去的餅店——如果河裡住著鬼，它們會喜歡鳳梨酥嗎？

孩子嘴角微微上揚，彷彿看見掰開後的金黃色的內餡，它們一如爸爸的微笑，明澈並且柔軟——爸爸究竟去哪裡了呢？爲什麼他不再買鳳梨酥？如果河裡的鬼也能夠吃到鳳梨酥，那當鬼也沒什麼不好吧？孩子這麼想著，起碼當鬼可以想去哪就去哪啊。可是想想，鬼都濕答答、冷冰冰，孩子怕冷，所以她還是不想當鬼。

鬼也會哭泣嗎？

低低的抽咽蜷在母親的手心底，那些長著尖趾甲的小獸此刻全都安靜了下來。它們輕輕舔著自己的傷口。孩子不敢撇過頭去看母親，她非常訝異母親也會哭泣，哭得這般傷心——她記得母親帶她去神壇「作法」那天：鑼鼓、香火、符水，只因母親不相信孩子說的話：「妳『爸爸』怎麼可能欺負妳？」也就是那一刻，孩子看見三太子騰空而降，

先是一只眼，接下來是一張透明的臉——三太子和她額頭碰額頭，笑得好開心，以致孩子忘了害怕，畢竟眼前踩著七星步的那個男人，眼神好像「新爸爸」……

自從「新爸爸」來了之後，母親就變成暴跳如雷的暗影——砰咚！母親猛然摔門而出，口中叫著什麼，拚命往前奔去，底下游移的裙襬像飄浮的水母，葦帽時而蓬鬆、時而縮癟——媽媽。孩子喚著。母親沒有回頭，身影在雨中搖搖晃晃。雨水從乍開的車門竄進來，潑了孩子一頭一臉，孩子下意識往後縮了縮，雨水也向前一步；孩子被擠到車門邊了，雨水更加放肆的佔據了椅背、椅座、腳踏墊……

媽媽。

孩子緊緊抓住提籃，提籃裡的玫瑰花瓣早已迫不及待游起泳來——孩子移到車門邊，朝母親大喊，然而那朵白色的水母彷彿奮力一搏的決心：圓鼓、狹長，隱沒在路的另一頭。

孩子看見那雙熟悉的紅眼睛。

紅眼睛也看著孩子。孩子就這麼坐在車門邊，和它遙遙相對。孩子又害怕又痛恨那雙紅眼睛。母親正對著紅眼睛說話，說很大聲的話，但孩子聽不清楚。

水裡也有這樣的眼睛嗎？湍急的水流掃過車門下沿，激起孩子滿臉困惑。她低著頭，發現自己恍恍惚惚的倒影，試探性的用腳勾了一下——嘩的好似有誰抓住她的腿——是三太子嗎？再一勾，再一抓，孩子感到既冰涼又刺癢，好似千百隻手搔著她的腳心，她不由得笑嘻嘻，影子也笑嘻嘻——她想起那幾年，外婆對著大海說話的模樣：「小芬哇，自細漢妳就是媽祖婆的契查某囡仔，後擺大漢妳愛記得，知嚟？」

媽祖婆是海的守護者，那麼，眼前的淹水也歸祂庇佑嗎？

孩子胡思亂想著。不知不覺整隻腳已陷入了水中。

她一個踉蹌，反射性的抓住車門門把，未料雨勢毫不留情擊痛她的手，使她很快就跌入水裡了。



孩子先是喝了幾口水，想抓住些什麼？但隨即一個前空翻，繼而一個倒栽蔥，瘦小的身子劃開了水面，如蠶寶寶俐落劃開桑葉的葉面——孩子猛然想起今早忘了餵它們啦。它們這樣吃個不停，究竟算不算努力呢？

孩子看見爸爸的那張臉，他從渾濁的泥沙中浮上來衝著她笑——她甚至目睹母親凌亂的髮，它們被分隔島的魔鬼草給絆住了，孩子因而得以悠緩仔細的端詳母親的臉、眼睛、鼻子。

她其實多麼想對母親說：別生氣囉，媽媽，別生氣，下次我會乖乖的，我會聽話，好嘛？

外婆說，逐條溪底都住一個鬼唷——外婆眼神空洞，早就忘了孩子是誰了，因而當孩子告訴她，不想再回林內，外婆只是呢喃著：鬼喔，有鬼喔——孩子當然還是愛著外婆的，那雙大手如果此刻出現，孩子想必不會覺得冷吧。

真的，孩子從來沒有這麼冷過。也從來沒見過林內淹大水。她一面載沉載浮，一面揣度著，該如何向母親啟口：我真的好想好想爸爸。

「我真的好討厭好討厭，叔叔的紅眼睛啊。」  
孩子這麼想著，感覺到有人撫摸著她，不是冰冷，  
也不是溫暖，而是初次遇見三太子那般——

此時此刻，孩子咯噠咯噠的笑著，迷迷糊糊  
中，聽見抱著她的舅舅喊起來：「醒囉、醒囉，沒  
代誌啦。我就說是——」

孩子試圖抓住三太子的手，卻什麼也沒抓住，  
什麼也抓不住的，只看見矗立在河中央的那盞紅燈  
一閃一閃——只看見，一雙紅眼睛盯著她，以致她  
放聲大哭了起來——

◎ 短篇小說類 - 首獎 張耀仁

---

現職：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學歷：政治大學 新聞學 博士

作品簡介：

以雲林縣林內鄉為描述對象。闡述在大雨的一個早晨，即將再婚的母親帶著扮演花童的女兒，由弟弟載著前往飯店與男方會合，未料男方悔婚。彷彿兒戲似的奔赴過程，凸顯男方的負心，以及女方為愛所困的酸楚。全文以小女孩的視角為主，描述「新爸爸」的到來，事實上也是侵犯的到來。儘管小女孩告知母親，母親卻置若罔聞。過程中，小女孩憶及住在臺西的失智外婆，那裡講話特有的輕揚尾音，以及林內鄉著名的紫斑蝶。但小女孩心心念念的，是從前的父親，而非將來的「新爸爸」。

## 隱溪

黃進睿騎著機車，穿梭在那條窄小彎曲的路徑上。雖然從小到大自己每天都必須經過這條路，才能夠離開這一片彷彿叢林的地帶，與較為繁華熱鬧的城市接軌，但每次晚上走夜路時他依舊很害怕，警戒那些又深又密的草叢間突然竄出什麼，也許是某種野生動物，也或者是什麼科學無法解釋的生命。

這是一段長長的夜路，即便是騎車，也差不多要十五至二十分鐘，路上通常看不太到人，只有貓頭鷹嗚嗚的叫聲，與蟲鳴迴盪在耳邊。他想起小時候某些特異的時光，自己會與剛農忙完的父親一起走在這條路上，父親的身上都是汗水，刺鼻的氣味會順著草木林梢間吹起的風飄來，那是夏天的氣味。

他們會在這條兩旁盡是雜草與低矮林木的荒地邊，尋找蟬的蹤跡。每到夏天這片樹林總會響起震耳欲聾的蟬鳴，彷彿每一棵看似不起眼的小樹，以及那些生長在周邊的長草中，都藏著一群蟬，他

們相約在白日太陽至盛之時宣告自己的存在。

於是他與父親偶爾會沿著那片果園一路向下翻找，企圖找出這些在白日縱聲的傢伙。不過他們的收穫經常不好，不是沒有找到，就是被牠們以近在咫尺的距離逃跑，蟬的動作比人料想的要敏捷得多。

所以這樣的出行很多時候往往只淪為自己與父親的散步。還不及父親身高的自己總是忍不住羨慕的他厚實的肩膀，以及壯碩的手臂，他想像著有一天自己長大後，也能成為像父親一樣的人。

即便大多時候這樣的父親總是沉默，不願意開口與自己說話，也極少與母親對話。

這條彎曲的山路並不總是遠離家的方向，當他們的步行到達終點，遠離就會反向成靠近，他們會一起順著緩緩向上爬升的路面回到家中，通常這時母親已經準備好一桌的飯菜，還有熱騰騰的白飯，等著父親與自己歸來。

從進門到坐上餐桌，父親與窗外的蟬聲產生了極大的對比，一者彷彿把握著白日仍存的時光，傾

盡最後的力量喊叫。他幾乎不曾聽過父親以這樣喧鬧的聲音或是姿態說話，他總是安靜的，像是果園的那些柚子樹，即使生病了也不吭聲，往往到等到疾病呈現在它的樹幹或者葉片上，才能被發現。

父親就是這片果園中最強壯，也最年長的那棵柚子。於是家中的聲音多半由母親代為發出，比如母親總是肩負起每日叫他起床的工作，從小學到高中，直到大學他因為住宿，才終止了母親的這項工作。

而母親在趕自己起床，騎車載自己去學校時，父親要不是安靜的吃著屬於他的早餐，又或者早已經出發去巡視果園。他只能坐在後座，看著自己從這條下降的道路離開，遠處的山頭上隱約有物體晃動，他總認為那是父親在巡視果園中，目送自己離去的痕跡。

漆黑的道路上，機車引擎的隆隆聲格外明顯，當他終於穿越那些凌亂的樹影回到家門前，那棟從小到大都沒什麼改變的房屋就在眼前，但此刻他卻好像覺得有那裡不太一樣。

他將鑰匙插進門孔中，發覺自己這股無來由覺得不對的心情，可能起源於安靜。以往在屋外就能聽見電視的聲音，可是今天直到自己靠近門前，他都沒有聽見屋內傳來任何聲音。

鐵門打開的剎那，客廳明亮的燈光瞬間自那道狹小的門縫流洩出，眼睛無法適應這突如而來的光，微微的眯了起來。

「我回來了。」

他見到了坐在沙發上的父親，此刻沒有電視的聲音，他能感覺出父親正用著一種比往常更加沉默的神情看著自己。

「回來了啊。吃飯沒？」

以往都是母親出聲的問題，今天卻換成了父親。他有些不習慣這樣的轉換，或者是說父親那張沉默的臉其實也並不適合扮演這樣的角色，他講話時用力咬字的模樣，就像是每一個字都會透過無數次的發聲練習，只爲了在今天能夠順利吐出。

「吃飽了，媽呢？」

他的目光向著房屋內更深處的角落探索，看到的卻是放在餐桌上沒有收拾的晚餐。每盤菜都堆疊整齊，就連位子上的白飯也仍然維持著稍稍比碗沿要高一些些的分量，如果不是這些菜已經失去了冉冉向上的熱氣，他幾乎要以爲這是母親爲了等他回家，而特地做的。

父親依舊用著那用力咬字的發音說著，「她在樓上。」

黃進睿看了一眼坐在沙發上，將雙肘擺放在膝上，彎起了背，就像個沉思者的父親。

「你們沒有吃晚餐嗎？」終於還是忍不住問。

不過這時父親陡然又做回了那棵沉默的樹，並不回答誰的問題，只是維持著他的肢體，也許那是相近於某種病蟲害的表現，只是現階段反應的不尋常，並不足以讓他明白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他沿著樓梯走上二樓。小時候的他總覺得這條樓梯太寬了，台階也太高了，不知不覺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卻覺得這條通向二樓的走道太窄了，階梯的高度也落在一個很微妙的狀態。踩一階覺得太



矮，兩階又覺得太高。

自從他去學校住宿後，他似乎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諸如階梯，諸如二樓那間總是閒置的客房最後成了大家堆積雜物的倉庫，可是往往放進去的東西就再也找不到了，諸如現在他明明將樓梯口的燈打開，卻仍感覺到一絲昏暗，即使爬上二樓，黯淡的色彩依舊壟罩著這片範圍。

然而與一樓客廳那盞白色日光燈不太一樣的是，二樓長時性的光源是暖黃色的色調，將整個空間映照出一種老舊的質感。

母親就在最靠裡那間臥室的梳妝台前坐著，她透過鏡面看見自己，便連忙起身來到他身邊。

「你回來啦？吃飽沒有？」

這才是母親一貫開場的台詞，只是今日位在二樓的她不知道這句話已經先被父親說過了。

「有，妳跟爸沒有吃晚餐嗎？」

他感覺母親遲疑了一秒，不過僅只那一秒，之後她的臉上立刻露出了一個笑容，拍了拍他的肩

頭。

「小睿長大了，懂得關心父母了。我們一起下去，再陪爸媽吃一些好嗎？」

他點頭，或者說在這個情況下他覺得自己只能點頭，因為他隱約從母親欣慰的眼中，察覺到了一些濕潤。

兩人再度回到客廳時，母親看著那一桌的菜，眼底的濕潤就全數褪去了，只是轉身回到廚房又盛了一碗飯，口裡叨唸著：「本來想等你回來一起吃的，沒想到煮得太早了，菜都涼了。沒關係飯還是熱的，你將就吃一些……」

沙發上的父親也在這時候起身，坐到了一直以來屬於他的位子上。他的目光飄向仍在廚房裝飯的母親，似乎在等待著所有人都坐下的那一刻，讓這場延遲了的晚餐能夠開始。

黃進睿接過母親遞來的熱飯，隨即就看見母親與父親同時舉起了筷子，挾向不同的菜。父親總是喜歡先吃葷菜，而母親總是習慣先吃素菜，於是葷素兩道菜在餐桌上的配置就有了固定的位置。唯一

能夠打破這個位置的只有自己，因為小時的他總是挑食不願意吃飯，於是母親不得不將他喜愛吃的菜放在他的面前，無論是肉還是菜，他就像是這個家中最優先的秩序，或者是用以打破最先秩序的那個變異。

只是他環顧了整個餐桌，上面並沒有自己愛吃的菜。而且因為父親早睡，即使要等自己吃飯，家中的晚餐時間最晚也從未超過七點半。然而他抬眼看了一眼牆上掛著的鐘，如今時針已經超過八，分針還在不斷前進，不斷的將所有進程向後拉扯……

飯桌上只剩下碗筷碰撞的聲音，與牙齒擠壓飯菜的咀嚼聲，這些聲音彷彿能代替溝通，將沉默的片段塞滿，也讓母親善於發音的器官找到了一些事情，對這陣安靜心安理得。

「最近學校要考試了，我可能下星期沒有辦法回來。」

於是出乎意料的，這次發聲的角色只能換成了自己。而自己的發聲果然引起了母親的注意，只見她從飯碗中抬起頭，目光繞過了對面的父親落在自

己身上。

「我知道你學校的功課比較忙，沒事，專心唸書最重要。」

筷子上還挾著肉的父親也說，「嗯，多唸點書，不要像我一樣，這麼辛苦。」

這並不是黃進睿第一次聽到類似的話，最早他曾跟隨父親參與無數位在樹下，大大小小的泡茶活動，那些年紀比父親更大的叔叔伯伯通常會用篤定得如同誓言般的口吻這麼說：要讀書才有出路。直到現在他仍就對他們那時的聲音與表情記憶猶新，也對父親那時想說話，最終卻只是默默吞下了杯中茶水的動作十分深刻。

後來有一段時間，父親不再頻繁參與泡茶活動，這句話的代言人成爲了母親。她總能在許多意料之外的情景中重現這句話。

小睿你要多吃點，吃飽了有力氣才能好好念書。小睿快睡覺了！睡不飽怎麼有精神念書？小睿媽跟爸想過了，就算很辛苦也沒關係，你一定繼續讀書。小睿……

每當這個時候，父親總是坐在一旁，目光專注的看著母親，臉上的神情像是某種柚子樹生病時，葉子會蜷曲起來的模樣。就與現在，父親的神情十分相似。

黃進睿立刻將白飯扒入嘴中，即使是熱騰騰的米粒也無法溫暖已經冷去的葷菜，但起碼他用以發聲的器官有了忙碌的理由，無論是牙齒或是舌尖，都必須爲了對抗這些突如其來入侵的食物，盡到最大的努力。

熱飯在牙齒間被反覆咀嚼後失去了最初的溫度，只有冷掉的肉微微地散發著腥氣，在這些已經無法分辨出彼此的食物碎塊中特別的醒目，難以吞嚥。

不過他最終還是將所有東西都吃得乾淨，反覆的練習吞嚥，有助於他將每次上湧到喉間，想要向外逃竄的氣體與聲音吞下。

飯後，他發現自己有些脹氣。

於是從醫藥箱中拿了胃藥，打開後卻發現褐色的玻璃罐中早已什麼都不剩。

\*\*\*

父親穿著雨鞋踩踏在草莖上的聲音刷刷的響，就像是雨落在泥土地上，迅速被土壤吸收的聲響，起初是細細的、疏疏密密的響著，隨著泥土吸足了水氣，那樣的聲響逐漸變得濕潤且沉重……那片翠綠的山坡上，長時性的只有父親穿著深色衣物的身影走動其中，他偶爾能夠從家中看見那隱約的顏色，有像是一抹飄盪不定的雲，似有若無，偶爾會在某個陽光過於炙盛的時候，替他帶來一點休憩的空間。

爲了怕柚子樹長得太高，結果實不好採收，也爲了不讓柚子樹的樹冠太過茂密，增加病蟲害的風險，每年冬天父親都會固定剪枝，將又有些像是一把巨大綠傘的樹冠修出足以讓陽光透過的洞。

破碎的光斑透過枝葉將父親的影子沾染的紛亂，深色的輪廓隨之也彷彿將要消失那樣模糊。偶爾他隨著父親一起工作時，會有一種眼前的父親其實飛向了比這片柚子園更大、更寬廣之處的錯覺。

他的手一次次重複著修剪枝條的動作，從樹冠

落下的枝條累累堆積在腳邊，凡是父親走過的樹下，都散布著這樣的痕跡，空氣中也瀰漫著一股草汁的氣味，近似下雨的潮濕氣的感覺。他經常在投入在這之中，依循著父親交給自己的標準：是否與主枝水平間隔 120 度的距離，垂直距離 20 公分以上，並且確保主枝不會太長，努力判斷眼前的樹形到底需不需要修剪，但每當他完成一棵樹工作，轉頭看向父親希望得到他的確認時，他都會從他微微搖晃的背影，以及直視前方卻不做任何停留的眼神中，感到父親的也許並不在這裡。就像是自己，總在課堂的某個片刻中，回到片果園，以及日光斑駁的樹陰下。

他可以與這些年紀比自己都要大的果樹說話，能夠親暱的撫摸它們展開的樹葉，透過葉脈與葉片的色彩，與它們溝通。那是不需要聲音，只需要彼此感受，與接納的溝通。

不像似學校的作業與考試，總是有著必須回應正確的要求。在這片果園中，樹與人是平等的，就像自己與父親，透過這些不會言語的植物，一點點的靠近，他覺得自己似乎有些理解了，父親每次在

農作與休憩時，迎向前方的目光究竟都看向何處。

那是穿越鄰里的言語，一處無人理解也無法到達的地方。父親不會說，於是他也不能說。

\*\*\*

黃進睿醒來時，父親已經出門，母親正在廚房準備自己的早餐。母親專注地盯著鍋裡變得更加濃稠的熱粥，防備著那些不易流動的物質有燒焦的可能。她的手不斷攪拌著鍋中的粥體，直到熱騰騰的蒸氣從中冒出，僅存有模糊形狀的米粒微微的翻騰，母親才終於停下了手上的動作，將那鍋挾帶著肉末與海菜的粥盛進碗裡，端向自己。

他其實並不這麼喜歡吃粥，夏天時太熱，冬天吃得太急又總是燙傷口腔，形成大小不一凹陷的潰瘍。不過每次當桌上出現粥時，他還是會將它吞下，因為早起工作的父親比起需要細細咀嚼的飯菜，更喜愛可以一口吞下的粥糜，這樣就可以趕在他與母親吃完前出門。有時候他想，也許父親並不是特別喜歡喝粥，而是希望可以提早從早晨的家中離開，以逃避不知道要跟自己與母親道別時要說什



麼的窘境。

白碗中的粥隨著他的動作一瓢瓢的減少，直至最後見底。當他重新抬起頭來時，見到的是母親坐在自己身邊，那對因歲月而佈滿皺紋的眼尾下垂著，看來似乎有著難以傾訴的心事，以至於連那對原本總是充斥著光的眼珠都顯得灰暗。

他見過許多次這樣的母親，不過通常這樣的神情只會持續很短暫的一段時間，隨即就會在母親帶著自己前往廟宇的途中消失。

從他有印象以來，母親最喜歡帶著自己拜拜，無論是婚喪喜慶、到考試升學，凡事母親都習慣先問過神明，也許只是想要求得一個心安的答案，也許是看看神明，也順道被神明看，期待有那麼一點神力能夠保佑自己平安順利。似乎人本來就無法脫離神明獨自存活。母親不行，他不行，也許父親亦是。

然而與從前不太一樣的，這趟旅程換成了自己騎車，後座載著母親，隨著離家越遠，後照鏡中的母親神情也逐漸輕快起來。他們一路聽著耳畔掠過

的風聲，隱隱約約的，像是小時父親巡視果園時哼的歌，將尾音拖得細長且低，有種懷念的感覺，就與後座母親傳來的體溫同樣，暖和且美好。

他剛將車停在受天宮正門前，母親早以迫不及待下車，拎起了裝在車籃中準備供奉的水果，先他一步朝著廟門走。

斗六受天宮的樣子一直如他記憶中的那樣，時間的流逝彷彿並不會在這座廟宇上留下些什麼。他每回來到廟宇的空地前方，看著那磚紅色的建築，都會有種時光錯置的感覺。彷彿此刻站在這裡的自己還是當初那個被母親牢牢牽在手裡，懵懵懂懂模仿著大人舉動的孩子。

他在廟前征愣了一會兒，直到母親都已經將水果洗好擺上供桌，他才踏進廟門，從已經燃香的母親手中接過屬於自己的那份，依照從前的習慣參拜。

黃進睿的心中並沒有太多的願望，於是每次捻香時他都只跟神明打招呼，希望他們處理母親的問題即可。而母親將廟內的神明都拜完後，就拿著紅

色的筊杯走到神明前方她慣有的位子，開啟一段時間的談心。

通常這時候他就只能站在一旁，看著母緊閉雙眼，專心向神明尋求解答的模樣，每每看到這樣的情景，他都忍不住想，也許神明真正的能力並不是保佑衆生，而是兼具了某種傾聽的功能。

當筊杯落地時，那一正一反代表的也許並不是神明給與的解答，而是迷惑的衆生們透過這樣的儀式，一次次的梳理著自己內心，或者是人生的疑問。

興許是這次的問題並不困難，又或者是擲杯只是母親固定與神明聯繫情感的一種手段，這次母親只在神像前跪下沒多久，擲出了三個聖杯後就起身，將筊杯歸還。

當她再抬頭看向他時，眼中展露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彷彿終於完成了一件生命中最重要事情那樣，微微的綻開了笑容。

「時間還早，我們去逛逛吧。」

雖然不太明白母親快樂的原因，不過他並沒有探究的慾望，就像是一直以來自己跟隨母親四處拜拜，卻從來不求什麼，也不問母親到底求了什麼。

機車載著母親與自己漫無目的的行駛在街道與巷弄之中，穿過那些熟悉與陌生的景色，就好像是複習了一遍這幾年他不在的時光。

大學的生活與他預料的模樣相差巨大，爲了符合那些偶爾聽見的語言，他選了沒有興趣的科目，然後拚了命的努力，一次次掙扎在標準與及格線上。

可就像是電影情節中某個用來襯托的主角的路人，他越是努力，越能發現自己跟其他同學的差距有多大。彷彿每個人都是各自故事中的主角，只有他不是。

他的大學生涯成爲了別人永遠的配角，必須傾盡所有努力，才能夠保持自己留在這個離家已經太遠的地方，保持自己不要想起父親那片蔥綠的樹，還有那些柚子的香氣。

透過後照鏡，他看見母親凝視著前方的目光。

有時候他會想，母親每一次的凝視，是否真的能看見前方呢？還是她也只是透過潛意識的行動，迷茫的前進，在每一次跌倒時爬起，又重複的向前。他不確定自己是否具備母親那樣的耐力，具備了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能夠克服的力量。在他的印象中，沒有什麼事情是母親辦不到的。

她能夠在最炎熱的天氣與父親一起去果園務農，也能柚子欠收時，找到許多兼職，替自己繳上學費。現在想起來，如果他的童年沒有母親，過上的也許會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可是這樣的母親內心真正在意的事情是什麼呢？是自己有沒有好好念書嗎？還是希望父親的果園一切順遂，沒有天災與蟲害呢？關於這點母親從來沒有說過。

行徑的機車在一處河岸邊停下。這也是一處黃進睿陌生的地方，似乎是等自己去了外地讀書後才動工的，在他的印象中的這個位子不會出現過河流行徑的痕跡，當然也不會有清澈的溪水。

然而如今眼前的一切都顛覆了他腦海中曾經

建構的畫面。那個原本只有單一色調的水泥停車場如今已經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條潺潺蜿蜒的溪流，溪面在太陽的照射下閃爍著粼粼的波光，彷彿撒上的無數的碎鑽。那是他從未在此地見過的情景。

母親與他一同面向著這條嶄新的溪水，幽幽的，他聽見母親彷彿嘆息的聲音：「其實，我想跟你爸離婚。」

黃進睿雖然對這個答案有些意外，但仔細想想卻又覺得好像可以理解。在他的童年中，已經見到過無數次，母親露出這樣的神情，與父親偶爾在母親明朗的目光下，陡然間沉默，就像是將要下雨的陰雨前，那陣短暫中帶著一些滯悶的寧靜。

「已經確定了嗎？」

於是他以連自己都意料不到的平靜口吻說著。也許他應該對這件事情表示點什麼，他想母親應該也是這麼想的，所以才會將這個決定告訴自己。可是他卻做不出過度震驚或者是激動的反應。

他不是一個善於演戲的配角，無論是在自己的

故事裡，抑或是他人，他總是無法真正演出大家心目想像的模樣。

只是母親的視線仍向著前方，並沒有看向他，繼續說著：「我想最近跟你爸說說看。」

黃進睿看著面前的情景，好似在很久以前，他也曾經遇到過相似的情況，只是那時的對象並不是母親，而是父親。

那時整片柚子園罕見的鮮有結果，幾株老欖也不知為何生了病，忙得父親整天往果園跑，又是噴藥又是整地，還向農友請教了各種方法。然而母親卻在那些方法施行前，就否定了父親一切的努力。

他印象中那是父母在他面前最激烈的爭吵，就一向少話的父親都忍不住提高聲量，只爲了反駁母親那挾帶著怒火的聲音。他猶記得那時候父親說的是：「我不可能放棄這片果園。」

自那以後每當父親在果園裡忙碌時，總會出現那種迷茫且無措的神情。

那時父親的腦海中是否又浮現出了這些記憶

中的場景，以至於他無法看清眼前的物體，也無法看清自己的模樣，去到了另一個維度的空間。也許在那裡，父親能夠避開這一切的衝突，只是單純的從事他所喜愛的職業，不需要被檢視，也無須被評斷。

而現實中，父親行走在那一片青鬱的綠色果園中，每一次落在土地上的足跡都被長草所覆蓋，直至最後消失。

後來他想，也許正是因為父親的神情總是太過平靜，就像是那些長長的草叢，總是容易將一切埋藏，無論是痕跡或者是掉落物品，在繁複交織的青綠草莖中被淹沒。

耳邊流過潺潺的水聲，挾帶在那陣聲音中，是母輕細的聲音斷斷續續傳來，「……以前這條雲林溪也不是這樣的，那時整條溪流根本就是條大號的水溝，髒臭不堪。所以才用水泥蓋起來……」

「想不到現在打開之後整治得這麼好，這也許就是以前的人看見的雲林溪吧。」

「聽說以前的雲林溪十分乾淨，老一輩的人還



在河裡抓過魚蝦。」

黃進睿不明白母親在這時候說這些話的用意。也許僅是覺得這段沉默的時間需要某些聲音來彌補，也或許是那些慣於發聲的器官終於恢復運作，迫不急待的要展現它們的功能。

於是他的目光與母親對齊，試圖想像著那些自己從未看過的景色，似乎只要這樣，他就能夠明白母親的心情，將那些橫亙在彼此間的差異消除。

不過就如他雖然能夠看見父親的迷茫，卻無法將之傳遞給母親，而他也無法憑空構建出那些從未見過的景色。他甚至就如同另一個父親一般，無法向任何人清晰的吐露自己的心聲。

在那個遠離家鄉的地方，沒有果樹與柚香的地方，並沒有他足以站立與生根的位子，也不是他期望見到的景色。

比起那些高樓林立起的叢林，也許他更喜歡的是……那片雨後被洗淨的鮮綠，以及在朦朧的雨點中，若隱若現的深色身影。

小時的他會在面向果園的那扇窗前，看著那如同黑色蝸牛般爬行，順著人爲踩出的小徑，緩緩向前移動的身影。

那是他最喜歡的景色，只是他從來不會向任何人說過。

\*\*\*

黃進睿準備離開時，家中還是一如往常的模樣。

父親坐在沙發上，電視已經打開，午間新聞的女主播用著清晰且帶著力量的口吻，朗讀著那些應該被知道的最新資訊。即使這些消息父親幾分鐘前就已經看過，但仍不影響新聞繼續進行下去。

父親中午一回家就必須打開電視，配著那些不斷回放的聲音才能吃飯。

而母親依舊早上去市場買菜，回家後忙著整理這些買回來的食材，並在一定的時間內做好午餐，準時在十二點開飯。

他準備離開家回到學校前，一切都沒有變化，

就像是尋常日子裡的某一天，不會發生什麼大事，也並不期望未來的生活會有所變化。

看著這樣的父親與母親，他恍惚有種感覺，也許自己與他們都是一樣的，善於隱藏、也善於偽裝，總是將那些最渴望的願想封印在看不見的地方，也許是沒於果園的長草，也或許是被水泥封印的溪流。

他們都善於將所有問題簡化且覆蓋，將那些變質、混濁的部分排除，彷彿只要見不到，說不出，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於是那些難解的沉痾，終將會於某一個瞬間爆發時，挾帶沉積的廢物與泥濘，向著用以發洩的出口湧出。

以往，他總是很害怕那些醜陋被迫暴露於陽光下的時刻，而今，他想起了那天，與母親一起見到的溪流，以及日光閃耀的美麗。縱使他從來不曾見過它曾經的模樣，但是他明白了，即使是記憶中深刻得無法遺忘的景色，也是可以被改變的……

「爸媽，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們說……」

他好像已經不再這麼懼怕那些曾經被隱藏的事情。也許將那些不美麗的、難以被喜歡的部分公開，並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壞。

「我想辦休學，回來跟爸一起種柚子。」

畢竟改變，帶來的也許並不完全是壞的結果，也包含了重新開始的希望。

◎ 短篇小說類 - 第二名 汪 恩 度

---

重要作品發表或展演紀錄：

112 年 北投機車快遞

112 年 神咒

作品簡介：

以雲林溪整治為概念發想。本文【隱溪】試著探討了人們如何面對生活中的困境，以及改變帶來的希望。

故事以黃進睿騎車回家為開端，通到他的視土，觀察著看似平靜卻暗藏波瀾的家庭關係。一些問題在他不知道的地方，總因某些理由退讓迴避，彷彿只要見不到、不說出，問題就自然結束。但他知道那些難解的沉痾，終將會於某一個瞬間發洩湧出。

## 游牧

### 1

「大杯烏龍，無糖微冰。」

小海看著阿巧用筆，快速在螢幕上敲擊。蹲在櫃子後的工讀生起身，把手機收進口袋，抽起塑膠杯，到櫃檯前將打印出的貼紙黏在杯上。阿巧站在後頭盯著，要他邊做邊複誦步驟，一連串的慢動作直到放上封膜機。完成後，工讀生重新拿出手機，靠著牆壁回到待機模式。

「抽根菸？」阿巧從櫃台後走出來。

小海點頭拿起飲料，走到店旁的巷子裡，「剛剛那個是新來的？」

「來兼職的。」阿巧點起菸，把打火機遞給小海，「之前那個突然離職，說家裡有事就跑了。」

「反正現在打工都是賺零用錢，想走就走。」

「也對，畢竟沒人會在飲料店待一輩子。」阿巧抖落煙灰，朝著天空吐煙，「除非自己開間店當

老闆。」

「你可以考慮看看，飲料店感覺成本相對低一點。」

阿巧在猶豫的不是房租店面或器材設備，而是要選擇加盟或自創品牌。加盟飲料店省掉很多動腦的部分——已經有套標準程序，像是組裝從家具店買來的櫃子或桌子，選擇熱門的款式，也不用擔心自己品味不好；自創品牌則要從零開始，搞形象、想噱頭，不論是文青風或是老屋風，還要寫廣告標語、促銷活動。她上次寫 POP 字體，已是大學在五金賣場打工時，在珍珠板上寫著「買五送一」。

「算了，當老闆不適合我。」阿巧蹲坐在地上，身體靠著牆，「你們最近生意怎樣？」

「還可以，只是房子漏水越來越嚴重。」

「會不會跟你們店後面施工有關係？」

「有可能。」小海跟著蹲坐在牆邊，「你們這邊也聽得到嗎？」

「偶爾聽得到打石機的聲音。」

「之後還會有水泥車，那才叫可怕。」

「你感覺蠻有經驗。」

「之前還遇過更鳥的。」

小海還沒回到斗六前，跟好友乾銘住在台南。學區附近的房子通常以單人房居多，或是幾個人湊一起的公寓單位。多半是隔間，另外裝電錶，一度電五塊錢起跳。小海原先想找可以開伙的房子，至少是兩房一廳的單位。雖然學校附近生活機能便利，但能滿足他們條件的實在不多，只剩幾間頂樓加蓋，還有四樓以上的健身公寓。

曾經有間在巷弄內的老透天厝，剛好符合條件。房間在四樓，牆壁打通後弄成小家庭的格局，五樓天台可以曬衣服，走廊裡還有電梯可以搭。正當小海心想可以簽約時，一走進廁所，看見對外木窗的溝槽裡長出一根有著紅白斑紋的香菇。仲介說：「這裡照不太到陽光，太潮濕，長一兩根很正常。」小海就連在外島當兵都沒見過如此的景象，彷彿走進菌類養殖場。他直接回絕，結果當晚睡覺



時，做了一個擠痘痘卻擠出金針菇的噩夢。

最後他們受到上帝召喚，來到一間五層樓的公寓。房間位於二樓，應有盡有，廚房雖然另設在陽台，但有玻璃門可以拉上。房東是一對夫妻，慈眉善目，講話總是認真地把每個字說清楚——說這邊環境很單純，要是有問題，週末他們都在樓下做禮拜，沒事也可以下來參加。

乾銘在二崙的老家旁就是廟宇，他跟小海說廟會看太多，偶爾聽聽詩歌也不錯。入住不到兩個月，詩歌還沒聽過幾首，剛好遇到後頭空地要開始蓋房子。除了能聽見鑽地敲打聲外，真正的大魔王是水泥車開不進巷子裡，只得靠幫浦車接管子灌漿，位置剛好就在他們窗外正下方。每天工人準時八點整，用指揮聲叫他們起床。

「那時候我跟乾銘還在刺青店當學徒，店裡十一點營業，每天八點準時被吵醒。」小海想起，當樓下開始施工，他跟乾銘不約而同從房間出來、走到陽台上的畫面。兩個人點起菸，聽著樓下指揮的聲音，對視許久突然開始大笑，笑到被口水噙

到、腹部疼痛呼吸困難的程度。「刺青店十點才下班。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灌酒，讓自己快點睡著。」

「你們在那邊住多久？」阿巧問。

「大概兩年，後來又搬到火車站附近，租兩間相鄰的單人房。」

「你們還能住到兩年？」

「沒辦法，那邊離刺青店近。後來存了一點錢，等老闆開分店，我們才搬家。」小海把菸裡頭沒燒到的菸草彈掉，拿著只剩濾嘴的菸蒂，「做學徒簽了五年約，後來出師回斗六找店面。當初看這裡想說環境不錯，誰知道才租一年，又遇到施工。」

「可能被不好的東西纏上。」

「蘇哥沒保佑，看來要找時間去收驚。」

兩人抽完菸，阿巧走回飲料店，小海則順著巷子繼續走。刺青店在一處T字路口，對面是一棟已

經廢棄的房子，原本乾銘想租，但因裝修費太貴而作罷。他們承租公寓一樓當店面，二樓作套房自住。原先兩人待的刺青店較為傳統，是那種沙發皮有些龜裂、店內幾盞白光工作燈、角落昏暗的模樣。香菸在燈光下燃燒，是帶有點藍色的煙絲。那種環境容易吸引兄弟上門，但既然他們目標客群是年輕人，便索性試圖營造成咖啡店的氛圍。除了基本的躺椅和工作桌，他們將沙發靠牆、擺放電視，買了模型和公仔當裝飾，牆壁也貼上磚牆的壁紙，最後把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拆掉，換成鎢絲燈泡。

乾銘拿著水盆從廁所走出來，對小海說：「你等等有預約。」

「我知道，客人說會晚到。」

「這幾天下雨，連天花板都開始滴水。」

小海站到漏水的天花板下，一臉無奈地說：「我看先買防水塗料擋一陣子，順便問房東怎麼處理。」

「希望找個專業點的師傅。上次修洗衣機來的兩光水電，連工具都沒帶齊，還跟我借。」乾銘將

水盆放到漏水的地方接水，「又去跟飲料店的抽菸？」小海點頭，乾銘走到他旁邊說：「是有沒有要交？」

「白痴喔，我們就朋友。」

「朋友，都朋友。就你命好，大家都跟你當朋友。」

「你不是說很多客人約你吃消夜？」

「那不一樣，他們看我是刺青師才約我。」

「不然你要怎樣？找真愛？」

「你不懂，真愛不好找。」

「不是在北平路上？那邊有間真愛 AV 館。」

「沒水準。」玻璃門上的鈴鐺響起，乾銘看向門口，「你的客人。」

小海從工作桌抽出幾張紙，走到櫃檯前給客人。確認圖案沒有要修改後，他便要客人到沙發上等待，先將圖轉印、貼到身上。

「幫我準備一下，我去印圖。」

「大圖還小圖？」乾銘拿起膠帶，開始幫躺椅旁的檯燈跟置物架鋪上保鮮膜，以防血液或是墨汁沾染，「晚點我也有客人。」

「今天先割線而已，大概三個小時。」

「還記得我上次跟你說怕痛的客人？可能會耗上一整天。」

「他不是說自己要帶藥來擦？」小海知道乾銘說的客人，一開始試針還說忍得住，結果開始割線後，痛到邊叫邊冒冷汗。

「很扯，就跟他說抹藥會影響刺青，還問可不可以自己帶。」

「你沒叫他去找會用麻膏的店。」

「沒辦法。」乾銘聳著肩說：「真愛需要考驗。」

「我看是真愛想要麻藥。」

「聽起來像A片標題。」

「我看是你才沒水準。」

2

「大杯烏龍，無糖去冰。」

工讀生敲著螢幕，店裡只有他一個人，印好貼紙後動作迅速，跟一個月前的他判若兩人。小海付了錢、接過飲料，一轉身就看見阿巧匆忙走進店裡。她先跟工讀生打過招呼，轉身對小海比了抽菸的手勢。小海來到外頭、靠著牆，用手掌擋住風，從底下打著火點菸。天空轉陰，他把外套的拉鍊拉上。馬路看起來有些灰，顏色被拉低了飽和度。

「感覺突然變成冬天，一下子就冷起來。」阿巧走到小海身旁，從風衣口袋掏出菸盒。

「現在秋天跟春天越來越沒存在感。」小海幫阿巧叼起的香菸點火，「我以為你今天沒上班。」

「忘記設鬧鐘，睡過頭。」阿巧用手搓揉著眼睛，「昨天整理家裡的東西弄得太晚。」

「你要搬家？」

「可能下個月，想說換個環境。」

「我們這邊租約也要到期了，還在討論要不要換地方。」

「不過你也搬過好幾次，應該很熟練。」

「我從小時候就在搬家。」小海說光是小學就換過四個。因為父親的職業，一家人在各縣市奔走，即便國中後不再頻繁轉學，但居住地還是兩年換鄉鎮、四年換縣市。「搬家簡直是我的專業技能。」

「這樣不會很煩嗎？尤其是交朋友。」阿巧吸了一大口煙，緩慢地織著煙絲，「如果是我大概會受不了，要不停適應新環境。」

「其實沒這麼糟，只要習慣，久了就會麻木。」小海看著阿巧吐出的煙，順著鼻樑竄升，撫過皮膚上的寒毛，瞳孔隨著白煙來回晃動。阿巧的問題竄進他的大腦裡，彷彿游移的煙絲，探訪每個潛藏記憶的皺褶，「有時候，自然會生出一套交朋友的方式。」

「這樣你的行李算多還是少？」阿巧伸出手指數著，「朋友送的禮物，或是制服書包，還有衣服

玩具那些的。」

「算少，每搬一次家就順便清掉一些東西，清久了就知道會留下哪些。」

一聲急煞，柏油路上拉出一條黑線。騎士在路中央停下，大罵著一旁岔出的轎車。阿巧和小海起身走到巷口，兩旁店家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人們待到騎樓裡看著。一名壯漢從轎車裡出來，機車似乎撞到後頭的保險桿，兩人不甘示弱，保持著距離，開始在馬路上叫囂起來。

「應該是不會打起來。」阿巧的眼神從看戲的興奮感轉為失落，走回巷子裡，「再抽一根？」

小海點頭，接過阿巧給的香菸。

「其實搬家也跟我前男友有關。」阿巧一隻手抓著脖子，視線盯著對面住家的門牌，「前幾天他突然說想要回自己的東西，但我早就全都丟了。」

「剛分手？」

「分了好幾個月，還是他主動提的，我沒事幹嘛留他的東西這麼久。」



「的確是蠻奇怪的。」

「然後我們就吵起來，他噲說怎麼能亂丟東西，聽起來就是在無理取鬧。最後我掛掉電話，直接設他拒接。」

「你這麼急著搬，是怕他出現嗎？」

「有可能。之前整理房間時，索性就把他送我的、一起合買的東西全部打包丟掉。」阿巧長吸一口煙，盯著煙頭燃起的橘光，「你會不會有時候，突然很想離開現在待的地方？就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

「我經常搬家，大概對這種感覺也麻木了。」

「也是，就像你說的習慣一樣。」

「很多事像淘金一樣。」小海擺出拿著篩子抖動的姿勢，「一層層過篩，才能知道什麼是值得留下的。」

「不過淘金大多都是石頭。」阿巧假裝從篩子裡拿出東西，「有時候還以為是黃金，不是很傻？」

「畢竟黃金太好淘，就不值錢了。」

警車開過，巷口的凸面鏡反射著紅藍色的警示燈。

阿巧把菸蒂丟進水溝裡，對小海說：「工讀生有問我，爲什麼你每次都點烏龍？」

「習慣吧。」小海解釋在他還是學徒時，大家點飲料都加蒟蒻加珍珠，加到一杯變八十幾塊。那時候沒錢，就點最便宜的烏龍來喝。

「你那個朋友呢？」

「乾銘喔，他說他是農家子弟，喝水喝習慣了。」

「我以爲點烏龍茶是有什麼特殊的儀式。」

「你下次抽菸可以喝看看，有一股龍蝦沙拉的味道。」

小海回到店裡，乾銘剛完成刺青，在圖案上抹著藥膏，他走上前戴上手套，撕下保鮮膜、蓋著客人背上的刺青，並用透氣膠帶固定。新刺的皮膚，

通常會因為結痂而變得特別癢，如果沒有定期換藥，或經常去摳，都有可能導致傷口發炎或是掉色。乾銘在跟客人講解完保養的注意事項後，收了尾款在本子上記帳。

「漏水又變嚴重了。」乾銘手指向天花板，  
「你打算怎麼辦？」

「房東不是說要修？」

「他說要看時間，還不知道要等多久，而且後面施工越來越大聲，你有沒有想搬？」

「我是覺得可以換個地方，不然施工真的會影響到。」

「那你的飲料店怎麼辦？」乾銘看著小海擺在桌上的塑膠杯，「變異地戀嗎？」

「戀個屁，你現在變我家親戚是不是，這麼關心我的感情。」

「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

「去找你的真愛。」小海坐回工作桌前抽出白紙，「我要趕圖了。」他畫著自己構想的圖，打算

之後放到社群上等人認領，這也是顧客來源之一。

噹啷。門上鈴鐺響起，一名穿著軍裝大衣、腳踩開口笑拖鞋的大叔走了進來。

「我欲刺字。」大叔掀起白色吊嘎，指著胸膛的位子，「我欲刺一个財神爺。」

「財神爺？」乾銘從櫃檯抽屜出一張白紙，「你有帶圖嗎？」

「無，就財神爺。」大叔走到櫃檯前坐下，「廟裡咧拜的那款。」

「那你尺寸要刺多大的？」

「大概這麼大。」大叔再次掀起吊嘎，用手指在胸部和肚臍中間框出一個方形，「一定愛佇咧正中央。」

「你要刺黑白的還是彩色的？」

「金色的，財神爺講愛金光閃閃。」

「我們沒有金色，顏色都是用調的。」乾銘在紙上寫下幾種顏色的名稱，「最多就是調亮一點的黃色帶橘。」

「袂用得，一定愛金色。」大叔站起身來，前後來回走動，「財神爺託夢予我，一定愛刺金色。」

「還是你要貼金箔？只是會很貴。」

「不然貼金箔。」大叔探頭看向外頭，又重新坐回椅子上，「師傅，恁遮敢會當乎人欠？」

「我們這邊沒有在賒帳的。」

「若無鑰卡？」

「刷卡也不行。」

「是財神爺要刺的。」大叔又站了起來，「你按呢袂使。」

「就算財神爺也不能免費刺。」

「你欲遮硬，我暗時叫財神爺去找你。」

「好啊，我也蠻想跟祂聊聊的。」乾銘話說完，大叔一邊手指著他、一邊走到店外，在馬路上東張西望，嘴裡似乎還念著財神爺會來、財神爺會生氣。

小海起身走到櫃檯，看著大叔消失在路口，

「瘋子？」

「遊民吧。」乾銘拿起桌子旁的水壺，灌了兩口，「之前有在路口看過他。」

「幹嘛跟他扯這麼多，擺明就來亂的。」

「反正他也不會做什麼，就當聊天。」

「你人真好。」

「之前在老家那就常遇到，他們想說說話，說完就忘了。」

「我還以為你真的要幫他刺。」

「他說財神爺會來找我。」

「記得問樂透號碼。」

「刺青店改報明牌好了。」乾銘在白紙上寫了幾組數字，「來來來，問事一百，明牌一個兩百，一組一千。」

「你不如報哪支股票會漲好了。」

「你可以問嘴砲王，他說下個月同學會，你要去嗎？」

「去，當然去，你不想去聽直銷嗎？」

「你知道第四台轉到幾百台後，有報股票的頻道嗎？」乾銘把白紙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股票後面就是講佛經，賠完直接出家，你看多棒。」

3

計程車停靠在路邊，小海還沒下車就聽見划酒拳的聲音。他和乾銘走過幾張擺在戶外的圓桌，進入海產店，直上二樓。米白色的隔板隔出幾個包廂，門上分別掛著梅蘭竹菊的牌子。其中一間門沒關，幾個人已經在裡面喝了起來。

「小海。」嘴砲王站起身打招呼，「自己找位子坐。」

他們脫下外套、掛在牆壁的鉤子上，嘴砲王拿出幾張護貝過的菜單給他們，說剛剛有先點過一輪，看小海有沒有要加點。隨後從圓桌上拿了兩個玻璃杯，倒滿啤酒。

「謝謝。」小海接過杯子，「都到齊了嗎？」

「還有兩三個人沒到，有的要顧小孩。」

嘴砲王拿起酒杯，三人碰杯後一飲而盡，「凱沒跟你們來？」

「他還要工作，沒辦法調班。」

「我記得好像是在養牛，沒錯吧？」嘴砲王重新把酒杯斟滿，「想當初在國中，你們可是三賤客，每天都惹班導。」

「大家國中都做了一堆屁事。」乾銘用筷子夾著小菜，「你不也天天被叫去訓導處嗎？」

「是教官老看我不順眼。」

「誰叫你國中就染金髮。」

「乾銘你這麼說就不厚道，國中是誰都騎機車上學？」

「騎機車也沒在頂樓偷抽菸誇張。」

「你說的對，我荒唐。」嘴砲王說不過乾銘，假裝自罰一杯，「不然小海你打給凱，他這樣不露臉不行。」

「不要啦，人家說不定在忙。」小海知道嘴砲王想扳回一城，委婉拒絕。



嘴砲王看到乾銘微微搖著頭，立刻從口袋拿出手機，「不然我打。」

「好，我打，你別衝動。」小海見狀，趕緊拿出手機、打開視訊，「凱，有聽見嗎？」

「聽得到嗎？」凱邊講話邊走到外頭，背後有一層層疊起的乾草，「哩賀。」

「哩賀，在忙嗎？」

「快下班了。」

「凱，還在養牛嗎？」嘴砲王湊到小海身邊，「你怎麼沒來？」

「沒辦法，要工作。」

「難得同學會，你這樣不行。」

「下次有機會再一起喝。」

「小心，上菜。」服務生一手敲著門，一手端著菜，是幾道冷盤拼接的菜。乾銘向服務生再點幾瓶啤酒，順勢轉頭問小海要再加點什麼。

「凱，那你先忙。」小海跟凱道別後，匆匆掛

斷電話，嘴砲王則若無其事地起身找別人聊天。

酒過三巡，其他同學陸續抵達。乾銘在一旁玩手機，小海負責應付著大家。每個人都不經意地透露近況，打著哈哈，挾帶抱怨，也暗中互相比較。似乎只要知道誰過得最慘，這同學會就來得值得。

嘴砲王如乾銘所預料，酒醉到一個程度，開始講起股票市場。幾名有在跑業務的，圍成一個圈圈，開始吹噓對股票的分析。

幾個對刺青有興趣的同學，將位子挪到小海旁邊詢問：「如果要刺手臂的範圍，大概多少？」

「基本上三四萬起跳，不過還是要看圖評估。」小海拿出手機打開社群軟體，「看你要什麼風格，蠻多刺青師可以參考的。」

「台中有推薦的嗎？」

「之前去參展有認識幾個，可以跟他們說是我介紹的。」小海搜尋通訊錄，從桌上抽了張衛生紙，「乾銘，你有帶筆嗎？」

「筆我有。」嘴砲王拍著小海的肩膀，手裡握

著一支黑色圓珠筆，筆蓋頂端鑲著紅寶石，「這筆我拿來簽約的。」

「謝謝。」小海抄寫著聯絡方式，遞給詢問的同學。

「小海，有沒有買股票？」

「沒有，沒時間研究。」

「來，我跟你講幾支不錯的。」嘴砲王抽了張衛生紙給小海，「你寫起來，0050，0056。這兩支你先買，低買高賣懂嗎？」他把寫上數字的衛生紙摺疊起來，交到小海的手上，「有幾支生技股要注意，幾個大老闆都有跟我說可以考慮做空，看你有沒有興趣。」

「小海。」乾銘從外套裡拿出菸盒，「抽菸。」

小海趕緊起身，跟乾銘走到樓下。一到外頭，空氣跟在包廂裡截然不同。「看你要不要去對面抽，我在這邊透透風。」乾銘拿出手機，隨意找個戶外的空椅子坐下。

小海越過馬路，來到對面的公園。他正要點起

菸時，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坐在一旁的石椅上。

「阿巧。」小海走向前打招呼，從菸盒抽出香菸，「要一起抽嗎？」

「好啊。」阿巧接下香菸，順勢把擺在一旁的包包放到腳下，「你們也尾牙嗎？」

「同學會。」

「好玩嗎？」

「就嘴砲大會，如果乾銘沒救我出來，我大概會死在裡面。」小海從口袋裡拿出衛生紙，「有沒有興趣買股票？」

「想當凱子，應該寫帳戶密碼。」阿巧接過衛生紙，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裡。

「尾牙好玩嗎？」

「只有拿到跳團體舞的紅包，其他獎我都沒抽到。」阿巧將香菸點起，用鼻子吐著煙，「大概水星逆行。」

「準備要搬家了嗎？」

「下個月，你們店也要搬嗎？」

「現在找了幾個地方，就看什麼時候簽約。」

「要說再見了。」阿巧用手托臉，看著小海，  
「以後沒人陪我抽菸。」

「有空還會回去買飲料。」小海玩弄著手上還沒點起的香菸，「反正也不會找太偏僻的地方。」

「不去附近的飲料店嗎？」

「你也知道，習慣了就懶得改。」

「我不知道，我又不常搬家。」

「不然給我你的 LINE。」小海拿出手機，「以後你想抽菸可以密我。」

「你們店的網頁不就有嗎？」

「那是公用的，這是私人的。」

阿巧抽過小海的手機，連帶嘴角也跟著上揚，打上自己的帳號。突然一個黑影從旁邊竄出，小海馬上站起身、擋在阿巧面前。

少年人，擋一支薰。

黑影背著光，看不見五官。小海把手中的菸盒，連同打火機一起交給對方。黑影點起菸，火光照亮他的面容。

「財神爺？」小海認出當時來店裡詢問的遊民，軍裝外套變成迷彩羽絨衣，幾個地方的破洞還露出羽毛。

「你嘛熟似財神爺？」

「你不是想要刺青？」

「我共你講，有一个死囚仔講欲幫我刺，結果無。」財神爺掀起吊嘎，用手比劃著胸膛，「幫神明服務嘛袂曉，了然，下擺閣揣伊算帳。」

「說不定是他能力不足，怕神明生氣。」小海拿出嘴砲王的圓珠筆，「他說可以用這支刺青筆，直接畫出你想要的圖案。」

「我袂曉畫圖，驚神明會受氣。」

「你請神明幫你畫不就行了。」

「少年人，你足巧的呢。」財神爺接過圓珠筆，開心的說：「我趕緊來去夢中揣財神爺。」

小海看財神爺越走越遠，又重新坐回座位上。

「這是你上次說去你店裡的那個遊民？」

「對，最近都沒看到他，原來跑到這邊來。」

阿巧看見對街的工讀生，起身舉手回應，「店裡的人在找我了，我們還有歌唱比賽。」她把手機拿給小海，「記得要回訊息。」

「要不然打勾勾？」

「幼稚鬼。」兩人勾著小拇指，阿巧順勢用大姆指蓋了章，「不回訊息，一星負評。」

#### 4

夜裡，牛舍外傳來乾草味，地上有泥土壓過的痕跡。乾銘將摩托車停在路旁，跟小海一同走進牛舍裡。樑柱上的日光燈照得通亮，凱拿著水管沖洗地板，大牛小牛窩在一旁，後頭有人開著堆高機鏟著飼料。

「等我一下，快弄完了。」凱站在鐵欄杆的內側，脫下工作服掛在小屋旁的掛鉤上，「我跟老闆說一聲。」小海在走道上點起菸，牛群又重新走回

到剛被沖洗的地方。乾銘湊近，看著牛耳上的標籤。

「凱說的好像是這隻。」乾銘用手指著其中一隻，標籤上寫數字 10。

「這隻嗎？」小海靠近鐵欄杆，「就是你把凱的手機踹壞？」

「上禮拜有個新人的手機也遭殃，放在胸前被踢了一腳。」凱換上外套，揸起背包，「走吧。」

兩台機車在農田旁的小徑中穿梭，遠方的路燈昏暗，大風順著農田由地拔起。坐在後頭的小海，不得不壓住頭上的西瓜皮。騎上大路後沒遇到幾台車，店鋪也早早休息，他們騎進凱家的巷口，把機車停到透天厝的車庫裡。

「你們先生火。」凱從一旁堆放的雜物中，拖出一個簡易的烤肉架，「我去拿食材。」

「幫我拿木炭。」乾銘指著鞋櫃旁的黑色袋子，「等等火生起來再拿到外面用風吹。」

小海拿出幾根長木炭交互堆疊，周圍再鋪上幾



塊形狀缺角的。乾銘將瓦斯罐裝上濾嘴，開始用噴槍加熱木炭。凱推出一個保冷箱，上面放著處理好的食材，用保鮮膜封著。架起桌子，將塑膠板凳圍著烤肉架擺放。從保冷箱裡拿出啤酒，三人大口喝著，蹲坐在車庫與馬路的交界處。

手機震動，小海看到阿巧傳訊息來，拍了張烤肉架的照片回傳。

「又是飲料店？」乾銘把鐵網擺上，「最近訊息傳得很勤。」

「吃醋嗎？」小海叼起菸，打火機卻被外頭的風吹滅，「還是忌妒？」

「我也想找真愛。」

「刺青師還怕沒女友。」凱撕開盤子上的保鮮膜，「你們店後來就搬了嗎？」

「換了新地方。還在裝潢，暫時休業。」小海走到車庫的一角點菸，「你不是要當什麼削蹄師？」

「對阿，上次來牛舍的削蹄師，說要是我有興

趣可以跟他學。」凱把肉片鋪到鐵網上，用夾子翻烤，「不過也是要全台到處跑。」

「這職業蠻冷門的，我之前都沒聽過。」

「全台好像就十幾個，大多一個人就不同牛舍到處跑，一次用幾十隻。」

「冷門的職業最好賺。」乾銘拿起啤酒，三人乾杯，「哪像嘴砲王，錢都用嘴說出來的。」

「人家生意做這麼大。」小海坐回板凳上，「國中的時候，他不是有次午休結束後勃起，被老師叫到不敢起立，你就在旁邊說他起邱。」

「那時候他超不爽我，大概現在也是。」乾銘又開了啤酒，「我是不吃他那套。」

凱將烤好的肉片，裝到盤子裡。三個人邊吃著肉邊喝酒，聊起以前國中同班的荒唐歲月。而現在大部分都已經結婚，有些還生了小孩。打開社群平台，那些成家的都發福了，還有在健身的多半在大城市裡，彷彿走向兩個極端————一個養兒育女，另一個則是享受生活。少數如小海與乾銘，在

社群裡維持低調，靜默遊走。在看過每則讚數零星的貼文後，小海總會懷疑，那些看似的美好是不是都只是將就。

火光慢慢熄滅，桌上堆滿空盤，保冷箱裡也被淨空。乾銘提議再去買酒，三人簡單收拾過後，便在路上晃著。凱在前頭數著路燈，乾銘則是拉起衣領，低頭行走。小海在後頭抽著菸，大風讓香菸燒得快，甚至一沒叼緊就會被風吹走。

走過幾個街口來到便利商店，小海留在外頭抽菸。凱打開冰箱拿出兩手啤酒，還加了幾包零食，乾銘在櫃台準備結帳。出了大門，三人坐到外面擺放的桌椅。此時有個遊民手拿著啤酒，一路從街口晃了過來。進便利商店前，他向乾銘打著招呼，乾銘則點頭回應。

「你認識他嗎？」小海一臉疑惑地看著乾銘。

「還記得我當完兵後，在二崙待了快一年嗎？」那時乾銘的爸爸剛過世，於是回到家裡幫忙，「下午沒事，就去我家後面的公園石椅上躺著。剛好遊民常聚在那，我無聊就會找他們聊

天。」

「我還不知道你有這個習慣？」

「反正大家差不多，都有個坎要過。」乾銘大口灌著啤酒。

小海的手機響起，阿巧傳了照片，拍著家裡的貓又闖禍，小海用貼圖簡單回應。

酒精持續發酵，頭腦變得昏沉，兩手啤酒在桌上築起城牆。小海的菸屁股像計時器，一根根塞滿裝著咖啡渣的紙杯。鋁罐底下結成的水珠，順著掌心一路滑進袖口。啤酒越喝越淡，順著舌苔麻木，連一絲苦味也嘗不出來。

酒沒了，三人起身走回家，逐漸增強的寒意讓距離變得更遠。拖著腳步在柏油路上，深夜的砂石車颳起塵土，一陣呼嘯，回音在腦中轟鳴，殘留的聲響不斷被拉長直到消失。

來到鐵捲門前，凱從口袋掏出遙控器，按下卻沒有反應，「完了，我拿到車鑰匙。」凱仔細看著手中的鑰匙，上面有著汽車的標誌。乾銘拿出

手機正要撥打凱家的電話，凱連忙阻止，「你打了也沒用，我媽吃了安眠藥就很難醒。」

凱往後退了幾步，看著二樓以上的房間燈光昏暗。巷口的風持續吹著，乾銘建議先到車上避風，於是三人走到路口汽車停放的位置。凱坐在駕駛座，發動汽車將車窗搖下。

「這麼冷，睡在車上會不會直接死掉？」乾銘問。

凱開玩笑說：「別擔心，隔天我媽醒來就來幫我們收屍。」

「記得紙錢要多燒一點。」乾銘在副駕駛座上，脫下鞋子，把腳擺到擋風玻璃前，並將外套脫下蓋在身上，「如果是夏天，應該會死的更痛苦。」

「可以抽菸嗎？」小海倒臥在後面的乘客座上。

「我後面窗戶幫你開大一點。」凱微調窗戶的縫隙後，將車子熄火。

小海吐著的煙被縫隙吸走，部分擴散到車頂，

溶進深灰色的絨毛裡。他拿出手機，看著螢幕跳出訊息，「明天回來嗎？」是阿巧發的。小海沒有點進去，只是把手機收回口袋。盯著菸頭的橘光，煙絲蠶食著菸身，緩緩上升。

「我先睡了。」凱將駕駛座的椅子放倒，把外套蓋到臉上。

「你還不睡嗎？」乾銘轉頭看向躺在乘客座上的小海，「在想飲料店？」

「你還記得財神爺嗎？」小海的視線則是盯著車頂，「我把嘴砲王的筆給他了。」

「很好啊，功德一件。」

「你覺得財神爺會幫他嗎？」

「其實說幫他們，他們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狀況。」乾銘想起以前在公園遇見的遊民，總是習慣弓著背，似乎在迴避他人的目光，「可能還沒找到答案吧。」

「就像你一樣。」

「像我？」

「還沒找到真愛。」

「靠天，快點睡，晚安。」

「晚安。」小海朝副駕駛座撇了一眼，乾銘已經轉頭回去。

後座的玻璃起霧，小海感受到寒意從玻璃裡透出。不一會兒，從裡頭已經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喬了喬卡在屁股旁的安全帶扣，又點起了菸。

腦中一閃而過，是前幾天看到的新聞。有遊民在公園的廁所裡凍死，雖然五官都被了打馬賽克，但小海隱約看見有東西，掛在羽絨衣破洞的地方，突兀的紅色，讓他想起了嘴砲王的圓珠筆。不過是午後新聞的插曲，之後他沒再看到這則新聞，就連跑馬燈上也沒出現。

手機傳來提示音，小海看見阿巧發了動態。照片是他剛整理好的新家，角落的衣架上，掛了幾件小海的衣服。小海打開阿巧訊息寫道：「可能明天晚上。」又重新刪掉，改為「再跟妳說」，他按出「發送」，把還未抽完的香菸丟到窗戶外。

外頭的冷風吹著，小海感受到世界被隔絕在外，時間被滯留在這小小的空間，停止運轉。大家都住在借來的空間裏，此時沒有人大聲喧嘩，沒有高談闊論，似乎能聽見遠方傳來的雞啼聲。無從想像未來的輪廓，彷彿什麼都是借來的。

小海將腳彎起，脫下外套當作枕頭，似乎能聽見大家的呼吸聲。

他慢慢將眼睛閉上。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 短篇小說類 - 第三名 王 席 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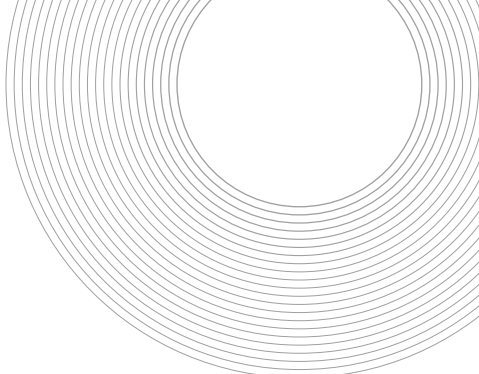
現職：自由工作者

作品簡介：

小海是名剛出師的刺青師，和朋友合夥在斗六開店，結識在飲料店打工的阿巧。兩人習慣在休息時間，結伴到巷口抽菸聊天。隨著店面遭逢漏水，小海思考重新尋找其他店面，同時阿巧也因為前男友的騷擾，打算搬到別的地方。

故事聚焦在隨著環境流動的年輕人，在他們進入社會後，這種不停遷移的感覺愈發強烈。似乎就連占地遼闊的雲林，都沒有個能讓他們歇腳的地方。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 報導文學類



## 淘夢歲月——在六輕旁捕鰻魚苗的麥寮人

「攏是為著生活。」滄桑和無奈化在了林志遠吹著風飛砂的臉龐。遙想 2014 年開始在六輕旁捕鰻魚苗的林志遠，甚至都還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恍如昨日。跟著林志遠在麥寮海邊捕鰻魚苗的四個月間，生活在邊陲之地，那日常沉默的捕鰻人們逐漸隨著海溝匯聚成一張張斑駁鮮明的臉。

### 01. 無邊無際的海界

捕鰻魚苗在西部的沙岸，並非下海順著潮水即可撈洗。在每年 11 月冷峻的鋒面臨來之前，捕鰻人們要先找到下海的路。

這條路，林志遠找了大半輩子。在以捕鰻魚苗作為主業前，林志遠做過印刷、裝潢、木工、養豬、種蔥、六輕廠員工、養羊與檳榔攤業主。正是在六輕廠區聯外道路開設檳榔攤時，林志遠看著每年大約在秋、冬之際，就會從彰化大城鄉來到檳榔攤，喝著酒水等潮汐的捕鰻人。他便開始思考「掠鰻仔甘真正是頭路？」

捕鰻人與開檳榔攤的林志遠一樣海派，熟識一、兩年後便逐漸敞開心扉。他們從事業聊到家庭，比如來自大城鄉臺西村的朝棟平日的主業是種植花椰菜，同村的王安旗最近得了大腸癌，有個兒子叫做「安仔」——王翔安。當然，也就不能錯過炫耀自己以彈力繩掛在脖子上，懸於胸前的塑膠桶裡，那百餘尾的鰻魚苗。認真細細聽來，其實這群在村外的防風林外討海的人們所講述的，雖憂苦多餘喜樂，但他們卻笑得很大聲。因為反正也沒人會曉得，沒人會在意。

第一次下海，是朝棟領的路。林志遠雖住在麥寮，卻與彰化來的捕鰻人較熟識，因為麥寮的捕鰻人並不需要檳榔攤這個中繼站。林志遠初初踏上這海界的時候，也覺得不可思議，本來被六輕遮蔽的海，它浮現在眼前。或者說，他們真的走了進去，村莊所靠的那片汪洋，那起風飛砂的地方。大型風車與煙囪被甩在身後，還有那蓄勢準備降下酸雨的六輕雲。順著頭燈，海上陸陸續續浮現了二十餘張暗夜裡辛勤的臉。

爲了更安全有效地抵達海濱，老道的捕鰻人會

於蔓草叢生、魚塭比鄰的最深處，找到蛤蜊、草蝦、虱目魚混養的養殖業者，並與他們深交。以期能在不破壞堤岸堅固的前提下，開闢一條下海的水泥路。林志遠記起那條老路，是海民們一齊出資鋪設，以五方的混凝土鋪成的坡道，雖傾斜崎嶇，卻牽絆著衆多奔赴冷海，追逐生活的海民的夢想。認真講來他們求的從不是致富，只是溫飽，但當生存都成爲一種夢想時，卻迫使他們展現出無比強悍的生命韌性。

海上的新世界雖廣袤而無垠，卻也有其自然規律與人文規則。捕鰻魚苗前夕，捕鰻人仍會時常來到退潮的海濱，他們在觀察今年海溝的位置。「你看海佇咧退的時陣，失水的所在就是坪，閣有水咧流的就是溝。」林志遠邊走邊說，蛙人裝連身的雨鞋在坪頂留下腳印，踏入溝渠卻無影無蹤。海鳥紛飛在海坪上，留下一具具缺眼魚屍。

他彎身，指尖沾了沾海溝上的水，舔了一下。林志遠說捕鰻人下網的所在，首選是淡水與鹹水交匯的溝渠，上承淡水支流湧入，下接海潮深溝。此處水流相較溫暖，且浮游生物衆多，營養豐沛，較

適合鰻魚苗生長。次優則為靠岸的海溝，海水沖入堤岸後，靠岸即止，卻形成向下的動力深挖成溝。靠近岸邊除了節省捕鰻的路程且安全外，更重要的是鰻魚苗實際上經不起海水沖刷，因此也會順著堤防旁的溝圳緩流而游。老海人朝棟說，彰化、雲林海域的捕鰻人多用定置網捕撈鰻魚苗，與東海岸以三角網的移動式捕撈方法不同。他分享著多年來的下網經驗，提醒定置網不能放在深溝中央，因為水流較急，不利整理網具外，鰻魚苗也會因為湍急的水流而往溝邊，甚至坪上跑。所以，定置網最適當的擺放位置，應於海溝邊至海坪之間，當然去年的捕撈經驗也要融入參考，今年才能豐收。

實際上，捕鰻人除了要順天而行，更注重人和而做。這片汪洋大海，沒有任何一塊海地屬於任何人，沒有地契，亦沒有租約。那麼，誰能在哪裡下網，就僅能依循著老一輩傳下來的「海規」而行。「通常是 300 步，有一寡人也嘛會主張 600 步。」林志遠說著海上的規則，每一排定置網為了不發起爭端，更不能互相影響漁獲，捕鰻人們都有以「步」為計的距離默契。由於漲潮與退潮定置網設

置的方向不同，捕鰻人通常會在主要捕撈的定置網前後 300 步，再各設置一排網，以防他人影響自己的漁獲。然而，「海規」無關道德，更不是法律，只是種默契。一種以和為貴的價值觀，畢竟於海濱遇難時，僅有附近的捕鰻人能夠互相扶助。

「閣過去著是彰化啊！」當初林志遠就是在找尋自己的海界時，從雲林的海走向彰化的海，遇到了彰化的醉雄。「你袂當閣過來喔！遮阮彰化這片咧掠。」紅臉的醉雄宏聲地喊道。醉雄抓了快 30 年鰻魚苗，是這個區域的老海人，人們都敬重他看海溝的能力，這是他第一天與林志遠深刻的相遇。

陸地上有精密的行政區域劃分，而海呢？林志遠說他從麥寮的海走到彰化的海，是渾然不知的一趟旅途，他甚至不知道走了多久。直到遇到醉雄，林志遠表明了來意，用一支香菸的善意拉近距離。後來，醉雄常在歸岸時到檳榔攤喝酒，胸前的塑膠桶總能有百尾以上的漁獲。

9 年前，林志遠受到醉雄的啟發與帶領，真正下定決心投入捕鰻魚苗的行列。他開始在麥寮海邊



尋覓自己的海界，再一次展開辛勤生活的道路。



(捕鰻人於退潮的海濱騎野狼機車圖。)

## 02. 野狼機車、竹子與漁網

被鄰近的海民們認可後，捕鰻人林志遠迎來了新的挑戰。他開始從決定設置漁網的位置往岸邊走，用身體記憶走出一條能騎野狼機車的海上公路。他踏著海感受泥灘的硬度與下陷的流速，有時也會佇立一處，體悟風的力道。

退潮的海濱如有遍地綠洲的沙漠，較遠的下網處步行約需 2 個小時，不僅耗時費力，且危機四伏。然而，海上作業爭分奪秒，在沒有柏油路的潮間帶上，捕鰻人們想出了以野狼機車作為代步工具

的方法。

事實上，要在濱海公路騎野狼機車，捕鰻人需要有絕佳的平衡感與不怕摔跌的勇氣。「佇海咧跋倒，愛較緊共機車扶起來，若無火鏢仔入水，就食力！」林志遠皺著眉，表示在海上騎野狼跌倒是常態，所幸的是沙地很軟，反而沒有柏油路容易受傷。比起自己的身體，捕鰻人更重視作為生產工具野狼機車的狀態，畢竟維修費恐難以負擔。

在退潮的海上有乾涸的坪，也需要駛過流水的溝，為了避免火星塞、電池進水，捕鰻人的野狼機車通常會加裝塑膠擋板於車前，再以伸縮繩綁設保溫箱於車後，內裡多放有備用頭燈、飲料等物資，車側還掛有淘洗魚苗時的特製籃。

由於鰻魚苗覓食後，或感覺天氣太冷時，有臥沙而入的特性。因此在西部的沙岸，捕鰻人必須使用等腰三角形的定置網，才能較有效率地捕撈鰻魚苗。等一個陽光把海水炙烤的足夠溫暖的午後，這批從嘉義竹山鎮運下來的 6 尺與 12 尺，約莫 200 枝的竹子被捆綁在塑膠筏上。捕鰻人趁海水及腰，

奮力拉動塑膠筏，順著退潮的力量，像水牛犁地般往事先調查過的騎行方向走去。

離岸差不多 300 步的地方，朝棟開啟抽水機，每 5 到 10 步打上一個洞，插入竹竿，並於竿尾貼上反光紙，這就是捕鰻人所謂「路青竹」。路青竹的作用除了在暗夜裡標示野狼機車騎行的安全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清晨破曉時分，海上常有濃霧罩頂，路青竹則為唯一生路。五指伸手都不能見，更不可能知曉該去向何方？此時，老道的捕鰻人便會依靠路青竹，找到回家的歸途。所以，前往各定置網的竹子疏密不一，全憑在那處下網的老海人對於霧障的經驗與理解。

如果你站在清晨的海濱，大霧之前，甚至有機緣看見捕鰻人騎著野狼機車，從煙障裡突圍，將濃霧甩在身後而綻放的生命力美學。

然而，日正當中像牛一樣快把竹竿們拖到下網處的林志遠並不美。40 分鐘的路程，足夠讓強悍的海民氣喘吁吁，筏上的礦泉水早已僅剩塑膠瓶。他們在冬日的冷海裡，紅著臉，冒著煙。

「好啊！歇一下！」林志遠對著年輕力壯的王翔安吶喊，東北風起的時候鰻魚苗也吹進了麥寮港。海上的風很大，捕鰻人往往喊得很大聲。

捕鰻人常以外號相稱，高職還沒畢業就被父親傳授捕鰻魚苗技巧的王翔安，這片海叫他「安仔」。他笑的很親切，父親告訴過他，在海上用代稱以往有避免被龍王領去的深意，現在則更多爲了拉近捕鰻人間的距離。

直到海水退的差不多，露出了海坪。如何在海上打桩是一門學問，「好啊，共幫浦開起來！」林志遠開始抽出海坪與海溝之間的泥沙，將海面打出一個個孔洞。安仔則看準了抽水管被拔出一瞬，插入 12 尺的竹竿爲定置網的主幹，主幹兩斜側又各安兩個 6 尺的支幹，用來綁尼龍繩卸力。三根主幹成等腰三角形，則圍成一個定置三角網，網網相連，才足以抵擋海潮之洶湧。

「魚網嘛真有學問。」朝棟說竹桩打完後，要安裝上捕鰻人依經驗請工廠特製的漁網，分爲 10、15、20、25 尺不同的規格。彰化大城、雲林

麥寮一帶的捕鰻人，通常只能到豐原、王功、四湖、口湖專做漁具、網具的店家訂製。捕鰻網由三個部份組成，分別為網衣、網喉、網尾。三角定置網的開口處，稱為網衣，為有利於過濾較大的底棲魚蝦，維持環境永續，且避免網具因魚蝦掙扎而破損，網衣的孔洞較大。網喉為網衣連結網尾處，網喉是將鰻魚苗收入網尾的關鍵，此處以特殊縫製手法加固，且做出由寬入窄的束口。網尾則為保存漁獲之關鍵，為避免海上垃圾、枯枝等劃破網尾，及河豚咬破，網尾以兩層細密的紗網結構而成。

「海的力量是誠大！」林志遠說不同的魚網規格，是用來因應大小海溝，以及離岸距離的差異。離岸邊越遠的定置網，將面臨較大的海潮，應用較小尺寸的定置網，減少定置網對浪濤造成的阻力。避免損失漁獲、漁具以外，更重要的是海洋已不堪人為的汙染。



(六輕工業區旁的三角定置捕鰻網與海民。)

### 03. 敬神與好兄弟

開始捕鰻魚苗的海途，便注定了順應潮汐日夜顛倒的生活。定置網設置完畢的下一個潮水，捕鰻人會提早到退潮的海濱，騎著野狼逐著浪，試算潮水約莫多久能從岸邊退至下網處，便是所謂的「試水」。

這一次下海，捕鰻人求的不是漁獲，而是未來兩、三個月的平安。下網處不遠的乾涸海坪上，林志遠拿出從檳榔攤土地公神龕下抽屜借引來的香，一行人站在狂風中，燃點裊裊香煙，闔上雙目，面容滿是虔誠，口裡唸唸有詞。

朝棟與安仔圍起人牆，林志遠在海坪上點燃金紙，風撩起火薰，他們雙手合十，願一切收成順遂，家人平安。特別的是，裝金紙的箱子特別以保力達飲品為首選。朝棟說：「敬神之外，遮閣有誠多咱的好兄弟。」

「攏是甘苦人。」林志遠心有戚戚。不少的捕鰻人會被海龍王領走，麥寮這片海也不例外。對於捕鰻人來說，這些金紙除了用來敬神，也希望能紀念、關懷曾經在這片海上的歹命人。

收拾完全紙、線香餘燼，捕鰻人們拿起回收來的魚飼料、豬飼料塑膠袋。開始順著漲潮的海路淨灘，也數算海潮約莫多久會從下網處漲回海岸，畢竟無論退潮、漲潮，都是不容錯過的捕鰻苗良機。

「老一輩的人，就有遮咧習慣。這馬較少啊，但是糞埤閣較濟啊。」林志遠落寞地說著，老一輩捕鰻人傳承下來的淨灘習慣，是爲了環境永續，也是爲了讓海上公路的騎行更加安全。

如果你能深入麥寮邊陲的養殖魚塢，站在一個高點，你將看見，魚塢一側的消波塊旁，已堆滿了

海洋垃圾。那是林志遠、朝棟、安仔再怎麼努力都難以撿拾的生態之殤。

#### 04. 等下一個潮水

「今年是誠稔！」這是跟這群捕鰻人一起生活久了，他們才願意喊出的真心話。表象看來，海派的捕鰻人愛吹牛，其實他們是不希望生活苦悶，更不願意將悲情傳遞。一般認為鰻魚苗是海上白金，強調的是牠的高經濟價值。然而，2022年的冬天，鰻魚苗真的如金子一樣，早已難在海濱淘洗到。

那年冬天，麥寮的鰻魚苗從11月的六十餘元開盤，到12月底時，已飆升至百餘元一尾。除了受寒流不斷來襲，捕鰻人不願至海濱賣命影響，更重要的是鰻魚苗急速減少的生態問題。由於鰻魚苗價格漲跌異常迅速，所以未必捕鰻人會日日賣出捕撈的鰻魚苗，有些甚至會養在家裡，原本透明的鰻魚苗，養著養著身上便開始出現了一條黑線。捕鰻人戲稱，希望那是條價格上漲的趨勢線。

「今仔日閣七尾。」林志遠無奈地喘著大氣，背後的六輕巨獸不改常態吐納著煙塵。無論海有多



麼冷，無論漲潮還是退潮，你都能看見林志遠彎著腰，在海邊淘洗著一個夢。他說，30年前用頭燈向海溝一照，你能看見鰻魚苗如銀河般流動。

退潮的時候，林志遠會將野狼機車騎到下網處旁，用一根木板拄著機車角柱，以免其深陷泥潭，使機車傾倒。從機車一側，林志遠卸下特製的洗鰻魚苗用的魚籃，此籃形似篩子，上層以八分不銹鋼網製成內凹半圓弧，周邊以塑膠泡棉圈住，讓籃子能有浮力，有利於海上作業。下層用塑膠籃為基底，外圍圈上塑膠泡棉，內裡則以細紗網為主。捕鰻人會由網喉梳理、抖落魚貨至網尾，解開網尾所繫塑膠繩後，將網尾之收穫全數倒入篩籃，經過淘洗，篩籃下層則會顯現一條條海上白金。

退潮的漁獲相對龐雜，裡面有廢棄的尿布、船用浮球、魚標、寶特瓶、玻璃罐、便當盒、過期罐頭、漂流木、動物殘骸，自然些的有比目魚、虱目魚仔、河豚、蝦、條狀的透明反白花枝卵，有時候還能有蟳與魷魚。苦命的捕鰻人，會放走尚未成熟的魚貨，只淘選鰻魚苗與垃圾。他們會在腰上繫一個塑膠袋，但即便裝滿了，海洋垃圾也仍輪迴不

盡。

漲潮的魚網則相對乾淨，卻更加兇險。一般而言，需淹至捕鰻人的胸口，才開始有較多的鰻魚苗被捕於網尾。捕鰻人會精準地計算，從漲潮下網處至遠方機車停車處的行進時間，卻算不準今日的漁獲。而有時，漁獲比生命或許更被看重的觀念，也常造成海上的悲劇。

在哀嘆今年捕撈鰻魚苗慘澹情形的同時，捕鰻人仍會安慰自己。他們說往年捕的最好的首選位置，也就是淡水與鹹水的交匯處，今年也因上游隨意傾倒廢水的汙染，而漁獲銳減，連帶較靠近陸地的堤岸邊的收成也異常冷清。捕鰻人並非是樂見於環境的汙染，他們只是在積勞成貧的日子裡，找尋一絲苦命的共情，尋求一點仍有許多人都還在歹年冬裡努力的共感。

「等後一流啊！毋欲按怎樣？」如果這一潮水沒有漁獲，林志遠只能樂天的等下一次機會。那海上銀河恍若成爲了一個夢想，甚至一個傳說。你可以說他們底心裡帶有期盼，但或許，除此之外，他

們還能有什麼盼望呢？

前年冬天很冷，寒流不斷強襲，鰻魚苗也怕冷，臥入沙中。林志遠因為生活所迫，無處可躲，漲潮與退潮都在海濱，有時甚至在救生筏上等待，任日燒灼，任雨紛紛拍落。那最最落寞的身影，或許就是老海人，叼著一根未點上有些濕潤的煙，隨海浪浮沉，等下一個潮水的孤寂。

#### 05. 他們在海上過年

2022年12月31日，晚間11點20分。林志遠一如既往默默穿著墨綠蛙人裝，只是在內裡多穿了兩件厚衣服。他套上棉質頭套，箍上因接觸不良時而閃爍的頭燈。塞了兩顆饅頭入肚，頭套孔隙間喘息著白煙。

林志遠的妻子陳濤正在將剛包好的檳榔裝袋，她說這是從梅山來的特幼，明早5點有一組洗電塔的工人只吃這個，要先包起來。陳濤手邊的工作沒有停歇，匆忙地說著，隨著季節不同檳榔會來自梅山、南投、屏東等地，產地基本上有越冷越往南部山區移動的特性。檳榔的品質有分特幼、白幼、

紅肉，其中特幼口感最好。梅山跟南投的檳榔相對好吃，屏東雖品質較差，卻因為是全臺灣最後產檳榔之處，在物以稀為貴的自由市場經濟規律之下，價格卻是最高。

平日與林志遠兩兩一組捕鰻魚苗的朝棟，今晚忙於主業採收花椰菜而沒有前來。更準確地說，是捕鰻魚苗的激情被低靡的收穫澆熄了。陳濤便熄了防風林外檳榔攤的燈火，在六輕聯外道路終於杳無人煙的時分，他們一同去到海濱。

兩人在星夜下騎著野狼機車，追逐著退潮的浪花。陳濤坐在林志遠身後，隨時協助保持平衡。其後，他們泡在水裡，發現今晚六輕的巨型煙囪也不再飄著白煙。還有，那海洋垃圾與優養化造就的綠藻叢生還沒有改善。今晚，還是沒有達成淘洗到幾百尾鰻魚苗的夢想。然而，捕鰻網卻不可一日不來清整，否則破損、沖毀，造成不可負擔的經濟問題外，還會讓共生共存的海洋受傷。

「砰！砰！轟！嘩！」「老的啊！十二點啊！」繽紛的煙火灑落在麥寮的天際，陳濤伸直痠

痛的腰脊，喊著林志遠。林志遠抬頭一望，愣了剎那後，又彎下腰淘洗。他們在海上跨年，而有關跨年的慶祝彷彿與時間不夠用的捕鰻人無關。

2023年1月21日，除夕夜傍晚，林志遠的一雙兒子也回到家中團圓。然而，潮汐之前人人平等，一家人急匆匆地吃完飯，夫妻間甚至有些微弱口角。他們再次踏上了海途，大兒子當然也身在其中。

上天並沒有給與過年的捕鰻人紅包，那夜也是淒涼。13尾鰻魚苗飄游在林志遠胸前的集鰻塑膠桶中，他底心空落落的。不必言說，無須訪問，你看著那一父一母一子，泡在海水中，身後的煙花燦爛，身側的六輕宏偉，你便會明白，在農業首都的邊陲，一群於環境永續與工業污染的夾縫間生存的海民們的無助與蒼涼。自林志遠捕鰻魚苗開始，這個家庭每一年都在海上團圓。

## 06. 護腰、醫院、老人與海

「他開始捕鰻魚苗之後，我常常在市場找護腰。我們在上海，跟在田裡的農人一樣，腰一直彎

著，到後來就伸不直了。」陳濤分享著捕鰻人家婦女的愁苦，是在石墨烯、碳纖維、塑膠等等材質；運動、腰帶、軟質、硬質類型之間，做護腰的擇選。還有等待必然「曲痾 khiau-ku」的命運。

依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資料，2022年雲林縣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為97.89%，位列全國最末；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為31.79%，位列全國倒數第三；老化指數為190.12，位列全國第四。可見雲林縣當前正處於人口老化、青壯年人口外流嚴重，且智識不足的窘迫境地。文化水平低落的捕鰻人，除了難有青年留鄉照護外，更要獨自面臨難以處理的醫療難題。

陳濤對於環境汙染所造成的漁獲減少與垃圾問題並沒有太多的怨言，反而異常認命。從林志遠的身上，我們看見了教育水準低落的普遍問題，卻也發現了生命的韌性。「無啊，咱啊袂當改變啥。就躑躑啊做。」林志遠在邊陲的海濱發出的語言，也呈現了農業首都的邊陲性與同悲慘世界一般的沉默。那便是任由海潮撲浪巨響，捕鰻人嘆息連連，都難以被現代與文明聽見的困局，或可說正是

所謂文明將這群畸零人排除在外。

「有空的時候，一週去電療一次，針灸一次。」陳濤繼續說著她的生活必需品護腰，連帶談及捕鰻魚苗與醫院的關聯。一般而言，對於病痛人們往往希望根治。如果你問陳濤，醫生如何囑託？

「醫生說最好是不要做了。」她邊說邊笑，手裡不忘繼續抹著白灰，包著檳榔。

1995年7月，23歲的陳濤從中國重慶的大農村，嫁到麥寮邊陲的小農村。「沒有身份證要怎麼工作？」這對於她來說是個關乎生存的叩問。事實上陸配的國籍歸化困難連帶出的社會問題，至今都難以妥善解決。陳濤在選擇依附傳續日治時期觀念的傳統夫家，還是要成為獨立女性之間，發現能不能自行獲取經濟，是能否擁抱自由的指標。

「我們是自由戀愛，當初他常到廈門出差，我在做會計的單位，就在他們水產公司旁邊。」六輕聯外道路旁的水泥牆上，油漆雖已模糊斑駁，卻仍能依稀看出介紹外籍配偶的仲介廣告。陳濤作為一個有獨立自主思想的女性，飄洋過海來臺，又如何

能囿限於傳統家庭的規範與所謂應當的庶務呢？

1997年10月，在臺灣社會繽紛多元的思潮湧動下，懷著大兒子的陳濤毅然決然離開村內的傳統三合院，在不能被聘請的情況下，開設店鋪。然而，對於農村的婦女來說，所能支撐店鋪的成本，莫過於村外的檳榔攤。檳榔攤是林志遠用買來的中古貨櫃改造而成，20尺，5萬元，他還記得很清楚，因為那基本上是他當時的所有家當。其後，林志遠才慢慢改裝，讓檳榔攤從殘破工業風，搖身為今日的暖色調。

「我其實不明白檳榔西施的意思。一開始來到這裡的時候，都還是碎石子路，2005年左右才開始鋪水泥。」陳濤認為靠自己的一雙手，自食其力的包著檳榔，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起初她甚至不理解，為何公婆會因為她開設檳榔攤而生氣？而且，她也並沒有被任何一個人拐跑。到後來，反而是她含辛茹苦栽培的兒子們在學校遭受歧視後，她才感受到社會的惡意。畢竟，長年居住在沒有鄰居的村外的陸籍配偶陳濤，沒有直系血親陪伴，更失去熟識的朋友，生命的重心唯有後代。



陳濤侃侃而談的生命故事，替我們解構了捕鰻人家的人口組成。她的語句雖是斷續無章，卻又往往能夠連結正題。談話的最終，陳濤裝完檳榔、做完下班車潮的生意，在準備煮晚飯的時分，她說「可是這樣的家庭，哪可能不做？哪真正有時間持續調養？」

護腰不過是農業首都邊陲，持續在海上的老人們，進入醫院前的過渡罷了。公元前 5 世紀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曾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那麼，我們可以從捕鰻人家對於生命的理解，發現命比錢賤的尺度變動事實。或許，我們該更深入的問，是什麼樣的世界，造成了如此視界？因為，陳濤並不是特例，與林志遠兩兩一組捕鰻魚苗的朝棟的老婆，是來自越南的外籍新娘。

## 07. 海洋之殤

你有聽過海洋的哭聲嗎？

捕鰻人在檳榔攤時，常在笑語中夾雜自然的幽默，這也諷示著接下來的談話能夠較為深沉。朝棟

面對上述問題的時候，他提到 7、8 月份的麥寮海濱，長起了片片綠藻，那時捕鰻人們都擔心，今年可能無法下海了。

林志遠露出一張詭譎的神情，沉重地說著如果你長時間待在陰暗的海邊，不只能聽見海的尖嘯，還能聽見人的竊竊私語。然而，如果你待到白天，一切懸疑都會有所解答，那夜晚驚悚的暗語，不過是海鷗吞食垃圾、魚屍時的對談。

除了那些需要勇氣克服的陰冷夜晚，淘洗網尾時仍須注意，水母的觸鬚、魷魚的尾刺，還有那帶有毒性的成仔丁，又稱內爾海鯨、成仔魚、銀成、白肉成、臭臊成、賓士魚。如果被成仔丁的硬棘划傷，則會感到刺痛、麻痺等不適。

如果是捕進流／漲潮時的鰻魚苗，則還要注意外海的大浪，或是否有船舶進港。因為巨浪的吼聲，足以使一個成年人被拍擊後，失去平衡，甚至意識。

「安仔尚好幹！」老捕鰻人稱讚著那個叫做安仔的年輕人，說他很有膽色，不畏強風、巨浪，

甚至不戴手套就敢下海捕魚，所以常常搞得滿身是傷。

林志遠很務實地說，他沒聽過海的哭聲，但他感受的到。如果你深入六輕聯絡道旁的魚塢深處，在靠近海的地方往下看，你就能看到滿佈的海的傷痕。捕鰻人或許沒能夠為海洋做些什麼，所以他們每當看到篩子裡虱目魚、鯽魚、比目魚等幼苗時，都會緩下急忙的淘洗網具工作，將牠們放回魚網外，海的一側。



(靠近堤岸的定置網與海洋垃圾。)

## 08. 迷航

那是一刻短暫卻深銘於心的刺點。

陳濤說著一個霧白的清晨，她看見林志遠身後的霧障裡突然橘亮了起來。於是，陳濤緊繃著身體，提高了警覺。在這誰也管不了的海上，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忽然，一輛野狼機車破開了晨霧，是那少年，安仔。

「我就揣無路。」安仔對林志遠與陳濤喊著，是一種朋友間的昭告，更是對於在海上迷航的發洩。安仔終於在海上找到了人。

「你怎麼騎到我們這邊來。」「我就只看到這邊有一閃一閃的頭燈，就只敢往這邊騎。」陳濤與安仔的對話中，讓我們發現在這片海上，捕鰻人間不僅有互助的重要性，他們更互為漁獲量、下海時間，以及生命航道的標的。

在潮間帶，野狼機車是不被允許亂竄的，當路青竹都無法指引方向時，只得往鄰近的捕鰻人下網處尋去。在那裡，迷航會因為人與人的相聚而有其終時。

安仔瀟灑地走了，身影陷入霧中，留下濺起的水花。

## 09. 汪洋中的救生筏

有幾次，有幾次我們趴在上面，林志遠想起還感到後怕。在一個凌晨，天上同有月亮與太陽的時分，濃霧罩頂，潮水漫漶。林志遠被困在白霧之中，他知道光確實透進來了，所以那霧白的清晰，但他卻看不見前方的路，從而失了方向。

捕鰻人憑著自己對麥寮海域周遭的了解，從海水及胸處邊爬邊探，才終究順利地摸到了機車停放處，但無論如何都無法發動。林志遠想起今日潮水漲得較快，興許是騎經深溝時濺濕了火星塞。

機車的輪胎已有大半沒入水中，林志遠開始奮力拖拽，他首要的想法竟是讓生產工具乘於塑膠筏之上。塑膠筏通常以 7、9、11 根，約莫 12 尺長的塑膠管綁製而成，單數的設計使得筏身能有中心點，較好穩固平衡。救生筏的錨定位置也有講究，不能置於海溝之中，否則一個不慎便隨奔流入海。此外，部分救生筏前做有彎曲突起設計，則是爲了

能夠更順利的乘風破浪。在海水能冷得咬人的冬天，林志遠想著，如果機車乘上救生筏後，他就能等待退潮，再依照著路青竹的指示，回到岸邊。

「救生筏上有什麼？真實的回答就好。」林志遠聽到這個問題的補述，笑了一下，真誠地說。實際上，救生筏上其實什麼也沒有，沒有救生圈、救生衣，船槳更是笑談，甚至許多捕鰻人認為不需要額外購置鮮少使用的救生筏。

「爲什麼不安裝發動機？」這樣必定能更安全且效率地回到岸邊。林志遠對這個問題感到可笑，他說明捕鰻人已經沒能有經濟再承擔購置與維修，那類不屬於生產工具的保護措施的費用。「好額的，這馬早就用船仔咧掠啊！」林志遠在海濱的一處隆起土丘上，指著外海，告訴我們從海濱往外，你能看到越來越有錢的老海人。由海濱向內，你也能發現越來越繁華的都市。而處於潮間帶的這個階級，是最「散赤」的，也是最乏人問津之地。

事實上，救生筏並非僅有救生功能。若是捕捉漲潮的鰻魚苗時，發覺今日鰻魚苗量多於常日，捕

鰻人會在水漲至胸口時，攀上救生筏，持續捕撈。此時的捕鰻人會以腳勾起網尾，於救生筏上淘洗鰻魚苗，捕鰻人將之俗稱為「抓鰻操排」。直至下一個退潮時分，才拖著疲憊卻興奮的身軀歸家。

其實，如果你泡在麥寮的海裡往外看，你會發現遠處的海面上，有一幢幢大樓。「足像的齣，彼是大湧啦！遠遠看足像樓仔厝，猶毋過不管彼是啥，咱攏買不起啦！」林志遠邊笑邊用彈力繩把漁具纏繞、固定在機車上，騎上機車往荒煙漫草的魚塭處駛去，掀起的陣陣黃土，是他歸家前的洗禮。

林志遠與陳濤回到檳榔攤，把暗夜點亮。他們脫下棉質面罩，抖出了一身的沙，林志遠黝黑的臉，卻讓海沙勾勒出更具體的稜線，他是海上的人。捕鰻人沒有急著清洗自己，反倒跑出去整淨他的老夥伴，那維修多次的野狼機車。然後，將胸前集鰻桶裡的收穫倒入印有鴛鴦的面盆，16隻，慢慢變好了，在現場的所有人都是這樣希望的。

有時候在現場的我會想著，如果那面盆裡是幾百隻的銀河便好了，但或許就是寥寥幾許的鰻苗，

卻讓捕鰻人那雙被網具反覆刮傷的手，在這個行業即將凋零於麥寮港的時分。格外有力，是能夠拉動生命之美槓桿的一股奮力。

#### 10. 鐵打的野狼機車也壞了

海風的席捲，海水的侵蝕，即便是鐵打的野狼機車，也常熄火於那片無盡的沙海。林志遠說在海上騎的機車，軸承、煞車、開關頭、各處電線，因為常受海水侵蝕，而最容易損壞。

起初老海人會到離村莊較近的機車行修理，譬如新吉村而言，便會到橋頭村。這來自海上的機車，螺絲繡蝕、線路破損嚴重，車身還滿是泥沙。因此異常難以拆卸，以及排查究竟是哪條電線短路等問題，也就造成許多年輕師傅不願修理。此外，機車行也不知該如何向辛勞且熟識的老海人談費用相關的問題。

後來，許多捕鰻人都將野狼機車擺放在檳榔攤後庭，共同至彰濱工業區旁的材料行叫料，自行整理。然而，鐵打的野狼機車壞了，捕鰻人會整修，那麼誰又來照顧這些捕鰻人呢？他們說，偶爾村莊



裡會駛過一、兩輛長照專用車，或許，那會是最好的歸宿。

## 11. 捕鰻苗之外的選擇

「像他這樣只捕鰻魚苗的人很少了，一年就這三個月。平常吃什麼？」陳濤包著水餃，捕鰻人家也企盼能享受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雖然，林志遠自己蓋的鐵皮檳榔攤，由於沒有打地基的緣故，16噸半的聯結車疾駛而過時，總是震盪，但他們活得很自然、恬靜，因為他們無從選擇。

陳濤已經與林志遠討論過很多次，關於找個比較安全且經濟穩定的工作的提議。林志遠也曾順應著家人的期待，去擔任工廠保全，但年近60歲的他，早已於住在檳榔攤的日子裡與社會脫節，喪失了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能力。他還會思考能否再回到六輕做苦工，但這滿是病痛的身體，又怎麼跟得上現在的年輕人呢？即便願意忍受同事苛責，又還能做得了多久呢？林志遠回望此生，到現在都還沒能有自己真正的避風港，所以他只能提起鬥志，繼續與海賭命。

每每講到是否要繼續捕鰻魚苗的工作，林志遠都會心有戚戚地走到檳榔攤外，抽上一根煙。他當然知道這些哀愁的煙白有害於老海人的軀體，衆人都跟他說有戒掉的選擇。或許可以說他是一個不自律的人，但在更大的無奈之前，他們真的有選擇嗎？在講是否繼續捕鰻魚苗的議題的時候，林志遠總會想起最初領他下海的醉雄，認識他的人都喊他雄哥，現在也已經死了。不是死於年歲的凋零，不是死於海上的意外，醉雄死的蹊蹺，更精確地說是荒謬。

醉雄之所以叫做醉雄，事實上是因為無論捕鰻魚苗前或歸岸後，他總會到檳榔攤喝酒，直到皺得像鬥牛犬的圓臉通紅，滿嘴嚙語。「你說神不神奇，在柏油路醉雄都騎S形，但在海上沒路的地方，他騎得最穩最直。一個酒精中毒的人，卻看海溝看得最準，常常鰻桶裡都是幾十或百尾鰻。」陳濤替林志遠回應內心最深處的補述。聽說，醉雄是因為海派又帶著固執的個性，被不知名的地方混混殺害，割斷手腳筋，棄屍在大排水溝裡的。

「雄哥的一生才有傳奇。」林志遠回想依然寒

冷的捕鰻魚苗的夜晚，他記得回程的時候，遠遠就看到一個人躺在沙岸邊。近看才發現是醉雄，但林志遠不敢喊醒他，因為醉雄身旁圍有至少 30 隻野狗。奇異的是，等林志遠歸家後不久，醉雄也騎著野狼機車來到檳榔攤。林志遠問他，怎麼回來的？

「啊就睏醒啊！」林志遠追問，那些狗怎麼圍著他。「無要緊啦！彼我飼的。」原來自己都吃不飽的醉雄，常常帶一、兩個便當去海濱餵狗。原來醉雄也並非千杯不醉，只是他會睡在六輕聯外道路旁，防洪防火丘的雜叢間，或海濱這類無人問問的地方。醉雄的死對林志遠是否要繼續捕鰻魚苗的選擇，有著深刻的影響，但當我繼續問下去，他卻不願再談那個老海人的死亡。

「講是講會當選啦！有較輕可的頭路啥人無愛作，猶毋過敢拚會赴？我嘛想欲有一日會當有家己的厝，家己的人生。」林志遠說著他目前最大的願望。當只是想獲得溫飽、自由的人生都成了遙不可及的盼望，是需要賭命才能努力達到的目標。除了捕鰻魚苗，冀望自己真的能看到海上銀河之外，他別無選擇。

## 12. 算鰻仔的頭家

「一尾啦，兩啦三喔四，六啊七。」數鰻的老闆外號英雄，在鴛鴦底的銅盆上罩著半片細沙網，邊用碗舀沙網上的鰻魚苗，邊唸唱著歌謠。2022年12月鰻魚苗價格一尾一百元，所以即便是少量的7尾，英雄仍不遺餘力的日日到各處捕鰻人家收購。

數鰻魚苗的老闆通常會於9月至10月，也就是法定捕撈期前夕到訪捕鰻人家。由於鰻魚苗的季節性因素，數鰻老闆基本上平日也都有其主業。英雄便從事蛤蜊、草蝦、虱目魚混養的養殖漁業，主要經濟產物為蛤蜊，草蝦與虱目魚則以清除魚塢內青苔為主。

捕鰻人與數鰻人的相處十分微妙。他們是朋友，也常有借貸關係。海民通常將數鰻人借貸捕鰻人的行爲稱為「縛海腳」。捕鰻人雖然來自貧窮人家，卻有敢與海賭命的堅強賭性。所以常在捕鰻魚苗的季節來臨時，缺乏資金下網，或者需要清償賭債。此時，數鰻老闆則會依照去年捕鰻人的漁獲，

評估借貸金額。相對應的，這季該位捕鰻人所收漁獲，便要優先上繳於借款方。

除了借款問題，捕鰻人還會向數鰻老闆溝通鰻魚苗價格。有時英雄發現捕鰻人生活上的匱乏與需求，也會再提升些收購價，以壓縮自己的利益，協助捕鰻人熬過歹年冬。

數鰻老闆除了要有收鰻苗的門路，也要有交鰻苗的通路。收鰻苗方面，林志遠與英雄的熟識，是透過朝棟的介紹。「基本上，不愁毋人收。」林志遠表示各個地方只要有捕鰻魚苗的人家，很快就會有數鰻老闆來拜會，不愁抓了鰻魚苗沒地方交。然而，交鰻的通路則少有人知，只知麥寮這片海是交到屏東去。

英雄會踏入數鰻的行業，是受家學的因緣際會而成。國小、國中的時候，英雄便常隨著數鰻苗的母親，到各處捕鰻人家作客、收鰻。幼時的英雄站在機車龍頭與母親之間，而母親在身後唱唸著數鰻歌。如今，英雄的哥哥在臺西、嘉義一代收鰻，英雄則在雲林麥寮片區收鰻，延續著數鰻的神祕行

當。

### 13. 不同的海域

麥寮港也非僅有淒苦。

夏秋之際，捕鰻人尚未下海以前。踏著雨鞋，戴著斗笠，罩上花布的人們，也懂得驅車經過雜貨店與鄉野賭場至村外，開上黃土坡地，越過蛤蜊碎屍鋪成的銀閃閃的荒路與野橋，下到海濱。他們會拿帶有三爪的短耙，在潮間帶上鑿著一個個孔洞，這是盛產白蛤蜊的季節。

還有全家一同遊覽海濱風光者，甚至會將沙灘車由麥寮港旁堤壩駛進海濱。遊客裡或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此時騎著野狼機車，邊捕魚邊查看今年海溝流向的捕鰻人，也成爲了他們觀賞的一道風景。

對於捕鰻人來說，他與這群觀光客處在同一片海域，卻有著不同的哀戚。偶爾，捕鰻人們也會受海濱的歡笑影響，感到一絲冬日的暖意與會心一喜，因爲他們看到原來麥寮港雖淒苦，也歡欣。

## 14. 怕下一代跟我們一樣

日復一日隨著潮汐漂流的日子，即將於 2024 年的 2 月底告終。我將回到都市叢林重構文明的理解，而捕鰻人們卻永遠被留在了麥寮海濱。

一段故事的結尾，通常都是展望，而林志遠卻想畫上句點。「海當然是鹹水，但是嘛真寒。」林志遠點上一支煙，回望連連幾季的慘淡收成，他在思考，捕鰻魚苗這個行業在麥寮港，真的已經到了黃昏嗎？淘金夢結束在海洋垃圾的增生，現代社會的剝削與捕鰻人難以發聲的沉默中。

「驚後一代佢阮共款。遮有啥物好的？」捕鰻人向心底自我叩問，他們也擔心貧苦生活的代際傳遞。因為知道自己沒文化，而希望後代子嗣能夠成為知識份子，那麼這樣的環境，實然是個必須改善的問題。

大浪淘沙，捕鰻人還剩多少呢？林志遠說麥寮港大概還有三十餘位，但也都漸漸乏力了。那麼，沉默的捕鰻人與貧困家庭的代際傳遞，在捕鰻事業結束的幾十年後，還有誰能為其寫下這些深邃的故

事呢？又有誰能證明這些曾經與海拚命的生命韌性與純良性靈呢？難道，捕鰻人不值得存在嗎？

當然，有時人們也會期許，捕鰻魚苗的傳統技藝與文化的傳承。可又有多少人想像捕鰻人一樣生活呢？成爲在村莊之外，在防風林之外，與波的羅列作伴的沉默背影。

當你走進捕鰻人的生活，你才知道麥寮港的海沙不是綺麗的白，也不是溫暖的黃，而是一片沉默的黑色沃土，上面滿是畸零的孔洞。



◎ 報導文學類 - 首獎 林 皓 淳

現職：博士生

學歷：清華大學 臺灣文學 碩士

獲獎紀錄：

2019 年 竹塹文學獎小說首獎

2019 年 雲林文學獎散文首獎

2021 年 雲林文學獎散文首獎、新詩佳作

2022 年 雲林文學獎小說第二名

2022 年 臺中文學獎散文佳作

2024 年 第一期國藝會文學創作獎助

2024 年 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

2024 年 林榮三文學獎 小品文獎

作品簡介：

農業首都雲林縣二十個鄉鎮中，麥寮是個獨特的存在。它不僅發展農漁牧業，同時是六輕油裂解暨火力發電廠，急速拓展對農業不利的石化工業，甚至以火力發電協力，成為臺灣社會的能源倉庫。

麥寮是個靠海的鄉鎮，但比起濱海印象，麥寮人更熟識的是六輕即景。無論是臺灣的東岸或西岸，都有海民在從事捕鰻魚苗的行業。只是東岸多使用的是移動性較佳的三角撈網，西岸沙地則更適合以定置網撈。

然而，雖然靠海，卻被工業園區隔絕，離海遙遠的麥寮人中，亦有人從事捕鰻魚苗活動。「淘夢歲月 - 在六輕旁捕鰻魚苗的麥寮人」是末學跟隨麥寮鄉新吉村村郊的檳榔攤攤主林志遠與陳濤夫婦，以及來自彰化大城鄉的捕鰻人們，於麥寮海濱撈捕鰻魚苗，且連續兩年冬季時，皆共同生活四個月的經驗而寫成。

## 韓唐寺

「錦雲仔姑出院了。」

聞訊的信眾不約而同地都趕來探視，此刻擠在這間小小的廂房裡頭（圖 1）——不到四坪大的小房間，就塞進了四個人——這四位不同來歷的信眾，卻都說著同樣制式的慰問話語：

「阿姑，妳要勇健起來。」

「妳要顧好自己。」

「放輕鬆啦！」

「好好休息。」

信眾們不擅言詞，但言簡意賅，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都希望病人趕快好轉起來。但好轉起來要做甚麼呢？她們只是把當下看到的錦



圖 1：錦雲仔姑住於「韓唐寺」的小廂房。

雲仔姑病人化、可憐化了，才這樣說；還是他們真的無法打開智慧之門看見生死無常的悲苦人生——慈航普渡——就要駛向終點。

這時，錦雲仔姑病懨懨地卻仍報以有著慈容般地語調回覆著她們：「平安就好，感謝！保庇喔！」

這時，對於一位八十九歲垂垂老矣的長者，『勇健』代表的是甚麼意義，再能活著又能如何？人生的答案她修了一輩子，這些信眾從來少有人問她，而大多只關心她吃飽了沒？穿暖和了嗎？還需要幫忙做些甚麼事？如煮多少人吃的飯桌，拜多少飯菜，燒多少香、燭，以及須要邀約幾個人來誦



圖 2：「韓唐寺」全貌，位於虎尾鎮自由路上，遷建於一九七四年。

經等等，幾凡「韓唐寺」（圖2）的裡裡外外、大大小小，都要請示現在躺在病榻上的錦雲仔姑。錦雲仔姑好像凡間的總務、一寺的住持，又她領銜演出的這些作業、儀式，到底有甚麼意義？則少人聞問。但只要她交代的事情，就是拍板定捶的真理，就是道路。

回想一九六四年阿店姑發願「慈航普渡」之後，就在安慶里民主六路五十號自宅（圖3）的糖廠宿舍裡開始起乩問神。十年間神蹟遠播，原本寬敞的宅院已不敷接納殷盼祈求解方的迷途羔羊之眾。一九七四年遂於自由路上籌資購地遷建「韓唐



圖3：一九六四年「韓唐寺」的開基地，一九八〇年糖廠拆建為透天厝。

寺」，再創虎尾鎮上濟世救人的又一互助事業體。

根據《虎尾鎮志》（圖4）的記載，當時立案的宮廟有二十多間，無立案與私人壇型式的也有二十多間。現在單是新建的宮廟數已增長一倍多，私人壇則仍有三十多處，這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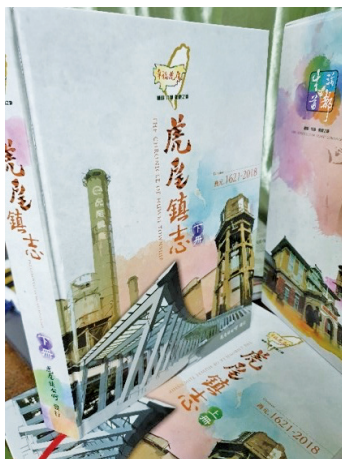


圖4：二〇一八年出版的《虎尾鎮志》書影，分上、下兩大冊共八十多萬字。

是僧多粥少，還是供不應求，無疑是時代的一大反諷，至於反智之說則見仁見智——德國二戰後竄起的「葛洛寧神醫事件」——一直是醫學上難予解答的治癒謎題。而同樣發生於二戰後，在台灣花蓮的蘇烈東被「瑤池金母」附身醒來，所建的慈惠總堂現已分枝散葉到全台各地，共有九百多座分堂之多；一九五五年花蓮慈濟證嚴開啟「慈悲為懷，濟世救人」的全球志業；隔年星雲法師於高雄開山創辦「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法」。這些現象不

無是全球戰後靈魂或精神處於脆弱狀態的切片，在罪惡與受害的扭曲之間，從陰沉的篇章之中，用宗教、道德教化洗滌共同的創傷性記憶，醫治身軀遭受的苦難。

阿店姑本名林店，虎尾安溪里人，是林老賽的遠房孫女，林老賽是北港朝天宮特許每年農曆正月初二十一日，可請回媽祖繞境庄頭的地方性傳奇人物。林店的先生是西螺人姓廖，任職虎尾糖廠運輸課，退休前已調升至運輸課長。夫妻共有六位子女，其中小男裕輝，曾是網球國手，其在台北經營的飯店，頗具聲名。二〇一四年裕輝被推舉擔任母校安慶國小（圖5）的校友會長時，破例舉辦「雲林一日遊」，動用四台遊覽車招待一甲子的校友



圖5：左圖為現在安慶國小校門；右圖為一九三八年的校門，校門前設有糖廠火車鐵道。

們返鄉踏青。有其母必有其子，他透過實際行動，帶動熱愛鄉土的思維，一樣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阿店姑逝世於一九八八年，即「韓唐寺」建寺後的第九年，是「三太子」不再附身、無法辦事（問神）之後的第三年，也是其先生逝世之後的第三年。廖先生一向反對阿店姑的作為，曾一度以為他太太發瘋了，隔壁鄰居也一度以為她精神錯亂了。那一年，約莫是她四十多歲的時候，她偶而會發出孩童般的奇怪聲音，並自言自語，嚇到不少人。

但太子爺降旨說，「她天命已到，你不讓祂借身附體辦事，她早就回去了。」

廖課長半信半疑，無可奈何，心想既然如此，只能順其自然，讓太太能多活個幾年。他則做一個旁觀者，居家但不出面，等於是另一種在家閉關；要不然就是經常不在家。難怪很多信眾都誤以為阿店姑是一位寡婦。因為，他們從未見過她們的團隊裡面有男眾。信眾們相信他們所看到的一切，而不去尋求解釋她先生為什麼不在場？以及為什麼不

來幫忙的認同問題？這一切的因緣，反而促成實踐現代版的『孤女願望』，和形塑無外力介入——慈航普渡——命運的鎖鏈。

阿店姑相信自己是真神揀選的使者，她自信能通靈為人消災解厄。這正是她自認為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一九六四年初春，她來到她熟悉的龍善寺（圖 6）向神佛稟報自己的心願、心結，以及前途渺茫，內心惶恐，和不可能實現的代誌。她一個人跪在神像前默禱：『該如何是好？祈求佛祖、恩主公指點明路。』



圖 6：龍善寺（位於虎尾鎮新興路 94 號）。

龍善寺是虎尾早期的寺廟之一，日治時代既與



臨濟宗的虎尾寺（圖 7）齊名。據傳佛光山星雲法師年少時亦會到此掛單潛修；而龍善寺之地理位置，更流傳有清朝時代「楊本縣敗地理」的鄉野傳奇。時至今日，龍善寺已儼然成爲地方上的宗教聖地，聽經、誦經的信衆與來往僧侶絡繹不絕，其中同樣來自西螺的林慶妙駐寺講師的女兒林錦雲正好在清理恩主公拜堂，和阿店姑一見如故。阿店姑認爲其時年已二十七，三歲時母親過世，其跟隨父親到處講經，寄人籬下也不是長久之計，何不如與她一起開辦濟世救人的志業。果然，因緣俱足，從此開啟了「慈航普渡」的第一道靈光乍現——她找到了第一位助手——感受到無比的神力。



圖 7：虎尾寺（位於虎尾鎮民生路 48 號）。

林錦雲讀過小學（虎尾國小畢業），她說：「認識幾個字，但隨父親學過很多經書，也走過不少寺廟。」這相當於讀過「佛釋儒道學」的先修班。反倒是大她二十二歲的阿店姑根本未上過學，相當於文盲的不識字等級。因此阿店姑請林錦雲當她的筆生，坐在身旁的案桌邊——觀其言察其行——記下她「出口成章」的藥草名，開出救人濟世的偏方，然後解釋給信眾聽，是甚麼病？要怎麼治？藥要怎麼煎煮等等，還有人生前面的路怎麼走，以及往後的事情要怎麼化解。反正從人生的大小事，到身體上上下下的病理事，通通有人提問。林錦雲就充當起神與人的媒介通譯，權充阿店姑和信眾之間的神人溝通橋樑。

錦雲仔姑回憶說：「那時雖忙，但不比跟父親去佈道辛苦。」

「記得十多歲時，我就拖著三輪板車載椅子到虎尾第一市場口的『布店福仔』（圖8）前放映電影及傳道。我爸爸很會講佛理和釋迦摩尼佛的故事，很受大眾歡迎，到處受聘佈施。他曾是古坑慈光寺的開山住持，但喜歡雲遊四海。後來佛教會安

排他來龍善寺掛單講道。」



圖 8：左圖為現在虎尾中央市場口的「林久雅童裝店」，原為『布店福仔』；右圖為早期的中央市場街貌。

「慈航普渡」的業務量增長很快，每逢三、六、九的辦事日，單靠『乩身』和『桌頭』，兩人已無法應付百多人來求神問事、拿藥、收驚等繁重的工作。林錦雲不僅要當筆生還要到後房抓藥——自己種的草藥，和遠至古坑栽植的祕方——實在忙不過來。於是，阿店姑托人找來遠房親戚的姪女阿綢，時年二十多，專司抓藥、包藥的工作，支援筆生的後勤作業。後來又加入兩位半專職的女眾，一位是枝美，古坑人；一位是阿香，斗六人。兩人都是正值荳蔻年華的年紀，也都因家庭因素，選擇加入「慈航普渡」的行列（圖 9）。她們沒有削髮剃度，但宛如出家的比丘尼，同修、茹素，每

天早晚課、灑掃、烹煮等工作樣樣來，寺有寺規，家有家法，一刻也不得閒。



圖 9：左圖左起阿香、枝美、錦雲、阿網在「韓唐寺」內歡度慶生；右圖為信眾於「韓唐寺」內誦經禮佛。

一年之後，每回來訪辦事的人，已增加到上百多人。整個社區的巷道都變得熱鬧擁擠。而這個原先少人間問的靜謐社區，卻一時之間變得名氣響亮和吵雜。一時之間，大家都在找阿店姑，都在找糖廠的安慶社區在哪裡？

阿網仔姑回顧說：「曾有一位糖廠的課長來請示工作升遷問題：『為什麼升不上副理？』那時我很好奇，心想，『阿店姑又不是董事長？這問題不是你要自己繼續努力，就是要想辦法博得長官賞識。』結果阿店姑開示說：『你有相信自己嗎？』那位課長狐疑了一下，才慢吞吞地回答說：『有

啊！」阿店姑突放大聲量喝斥著：『你說甚麼？』這突如其來高八度的童音，讓在場的每個人都嚇了一大跳，她要那個人再說大聲一點，再大聲一點。確信他有沒有相信自己。

「心事心藥醫。那時牆壁上還掛著這位後來升上副理的『信徒』所送的謝匾——『如沐春風』。阿店姑是萬能的，她敢執事辦事，一定有她的能耐，和通天的本事。她能開出藥草的偏方，也能解答人生道理。」

錦雲仔姑笑說：「原本她先生反對，有一回還要趕我們出去。還埋怨說，一些不識字的『查某人』懂甚麼？能幫助人做甚麼？」阿店姑的神壇讓在糖廠上班的先生覺得很丟臉，尤其面對社區內的左鄰右舍，更是被認為怪力亂神和造成大家居家出入交通不便，以及更為喧囂雜沓的人群聲響感到抱歉與壓力。導致他經常不在家，以眼不見為淨的逃避方式來消除內心的不安。後來，他以調侃式的口吻回憶說：「全台灣最大間的糖廠，最完善的工業福利社區，我們竟然把宿舍變成一座神壇，我怎麼向公司交代，我怎麼對得起公司，內心很羞愧、很

掙扎。那時，我簡直是無地自容。但自從送來那個『謝匾』之後，我才知道公司裡竟然也有人相信，並且靈驗地回應他的問題，莫非心誠則靈。」

只要相信就有希望。枝美姑說：「我相信阿店姑有神通，我們都讀過小學，認識字，但阿店姑不識字，卻能應對這麼多人，面對五花八門的提問，還要記住誰家的關係，以及在下一次叫出再來者的姓名，和診斷出他的心事。我們姊妹就像她的子女一樣。我從古坑被收留來的時候，已經二十四歲，比錦雲小三歲，比鍾阿綢少兩歲，和陳阿香算同年。而李依恆法師現已在佛光山的藏經閣當住持，小錦雲四歲。命運的紅綠燈，前年見面請她回來終老，她辭謝了。依恆法師說：『既然皈依佛光山，就終於佛光山了。』她說的是『終』還是『忠』，一時也聽不清楚。」

阿香仔姑說：「我們很單純地過日子。晚上睡覺就擠在那日式宿舍裡用木板隔間的榻榻米通舖，約三、四坪大。白天無『問神』的日子，我們要打掃庭院，修剪花草，那時的宿舍區很漂亮，好像花園別墅，一棟棟日式木造雙拼的房子，有的連棟，



圖 10：左圖為虎尾糖廠宿舍現況；右圖為早期糖廠社區路面滾壓整平施工實況。

有的獨棟，按照糖廠的任職職位高低分配員工宿舍。我們是雙拼的，但院子獨立，大約有十多坪的空地，原先種有花草樹木的，但更多的部分都變成「待診區」——信眾排隊像掛號等候看診的地方。院子外圍種有一整排七里香（圖 10），還有老芒果樹、茄冬樹圍住每一家院子。糖廠會定期派人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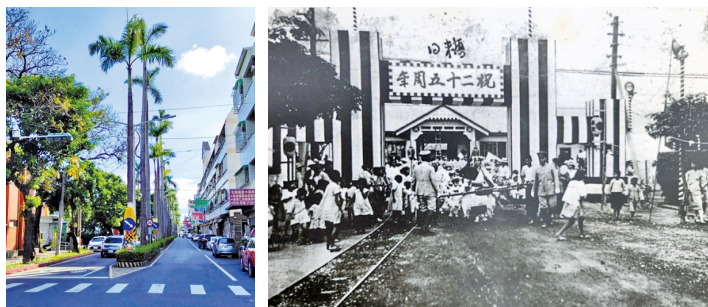


圖 11：左圖為虎尾驛前舊市場拆建後現況；右圖為一九二〇年日本治台始政二十五周年，於虎尾驛前舉辦的慶祝活動。

理修剪得漂漂亮亮，真的像是住在花園裡。姊妹們都覺得很幸福！我們自己買菜、開伙，那時菜市場就在旁邊，是虎尾最早的、最有規模的室內菜市場（圖 11），是糖廠照顧員工的綜合商場。

「我們來了才覺得很奇怪，日本時代糖廠非常照顧員工，除了菜市場、宿舍，還有兩處公共浴室，一個在市場邊；一個在安慶國小另一側。它是引糖廠排放的熱水再利用，那時我們都結伴去那裏洗澡，一方面省水，免燒熱水；二方面比較寬敞，尤其冬天，熱呼呼的蒸氣讓人感到非常溫暖。除了這些，社區裡還有醫院、理髮廳、冰店、洗衣部、圖書館、交誼廳、『和樂館』的集會所兼表演廳、棒球場、公園、公差宿舍、郵電局、糖廠小學、『五間厝神社』，和五分仔火車站等等，應有盡有，還



圖 12：左圖轉角的餐廳原為福利理髮室、福利冰店；右圖為早期福利理髮廳和街景。





圖 13：現今「生機廚房餐廳」連排的日式建築，原是糖廠醫務室、福利站，和圖書館。

有一座網球場——就是培育阿店姑的小兒子裕輝當國手的。糖廠的『枝仔冰』福利社、理髮部（圖 12）、洗衣部、醫務室、圖書館（圖 13）、公園、鐵橋，都是我們茶餘飯後休閒遊憩的好去處。

「這一切，儼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城鎮。在這個社區裡，花木扶疏，芒果、茄苳路樹最多，我一來就喜歡上這裡。我們離開後，台糖在這裡翻新建築，地盡其利，蓋成連棟的二樓透天厝，並對外銷售，已不再是單純的員工宿舍，也已不再有花園別墅的風貌。所有的樹木都砍光了。只剩下柏油

的路面和水泥的住家牆壁。所有的公用設施也都消失殆盡。它已不再是糖廠宿舍。它已是一個新的社區，完全看不到原有的『糖份』——有感情會相黏——的社區。改觀消失的七里香矮籬、懷舊的日式木造房舍、花樹巷弄、亦親亦友的鄰友情誼，這一切不只變了，而且全都消失了。阿店姑想把它留住——拉回來——但我們就已先離開了。反正十年後——在宿舍重建的六年前——阿店姑就籌資遷建『含糖』寺了。『含糖』就是『韓唐』啊！」(其實，韓唐寺的名號由來，更有代表阿店姑前二世的姓氏)

聽到這裡大家不約而同地都爆笑出聲，對於「韓唐寺」這個名字的由來，更感好奇、親切。但有起就有滅，無起就無滅。無無明是無無明盡。終止輪迴，「慈航普渡」的志業就將進入命運的終點站。

此刻，錦雲姑躺在病床上說：「未來，無人接，就捐給佛教會。現在只剩我一個人，給佛教會照顧終老了。」一切隨緣，當拉不動的時候，只能緣起緣滅，自由來去。

而阿店姑盡一輩子的洪荒之力想拉回來的是甚麼？是感恩糖廠養活這麼多人，還是撫慰這塊是個鬼地方的土地——是日本殖民剝削台灣人的樣板，還是戰後死狀淒慘的白色恐怖——使得這裡的失根者群體需要紓解行動來化解集體的創傷性記憶。二戰結束時從虎尾遣送回日本國的日本人約有三千人，其中與糖廠的關係人數最多。而這裡全盛時期的員工就高達三千多人，阿綢比劃著三根手指頭，要大家想像當時熱鬧的景象。

她回憶說：「連斗南大東人叫林變的阿伯都和他兒子趕牛車載甘蔗、西瓜，從『平和橋』經過『糖廠鐵橋』來宿舍裡叫賣，有時早上，有時下午。都是他們自己種的紅甘蔗，又長又粗，而種在虎尾溪底的西瓜，也是又沙又甜。生意很好，都很受糖廠人的喜愛。阿店姑都交代捧場，買一些當零嘴。

「糖廠出產蔗糖，卻有小販來賣甘蔗，孩子們會問，『蔗糖是這個做的嗎？』大人就要頻頻解釋，『不是啦！那是白甘蔗。』白甘蔗的纖維較長，不易嚼食，而紅甘蔗鬆脆，易於啃食。所以白甘蔗只能製糖，還不能偷吃。偷吃、偷拿都算是偷取國

家重要物資，視同犯罪的，警衛隊抓很嚴，連自家種的白甘蔗都不能偷吃。紅甘蔗才可供食用。菜市場裡也有人賣。

「阿店姑認為這裡像天堂一樣，是大家欣羨的生活環境，住在這裡是一種榮譽，是虎尾的境外之地，簡直就是現在說的『天龍國』。但好景不常，現在宿舍拆了，改建了，對外開放之後一切都變了。好像沒有以前那麼規矩，也沒有以前那麼整潔，一切似乎變得隨便了，變得沒有以前的光榮感。糖廠爲了生存，自地自建，變成建商，就變得市儈了；變成不是在重建一個社區，營造一個有優良傳統的社區，而是破壞一個社區，和消滅她原可引以爲傲的優良傳統。」

這傳統是因神壇進入社區而走樣嗎？這是開辦「慈航普渡」之後，一直不敢說出口的秘密嗎？但從阿店姑先生的逃避舉止就看得出來，他就是有這種自責的想法。所以十年後，在社區還沒改建之前，她們就搬出來了，搬到自由路開疆闢土，另創新的「韓唐寺」，自立門戶，避開糖區，也避開虎尾很多被消失的記憶。

錦雲仔姑說：「我們每天忙東忙西，根本沒聽過『二二八』（圖14），沒聽過『三九事件』（圖15）。但有聽過糖廠廠長江理如被誣陷貪汙，而再過兩年沈鎮南總經理被以通匪叛亂罪槍斃，另安慶國小王校長和七位教師一夜之間都被抓去坐牢、槍斃。」



圖 14：現今的虎尾圓環停車場，原是虎尾東市場，也是二二八刑場，後方大樓原為黃金戲院。



圖 15：立於虎尾「埤內二二八紀念公園」裡的「虎尾三九事件陳良紀念碑」。

「隔壁張富美前僑務委員長一家，半夜都要機警地聽從父親指令準備爬窗逃命。不過，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問神的時候問到，『白色恐怖被關在綠島的親人何時回來？』只見阿店姑心情變得沉重地回答說，『過去的就過去了。會，會回來的。』可能她也無從解答吧！但她事後會對我說，『因為有關亡靈的事，只能淡忘，不能徘徊。』這也算是解開患者心頭上的結吧！」

二戰後三年，錦雲仔姑十四歲，她已以龍善寺為家，從虎尾小學畢業，也已把虎尾當成新故鄉；二十七歲起成為神選之人，開始深入人間，實踐

「慈航普渡」至今，已是虎尾最真實的一本人間活字典。

但令人好奇的是，她和一般人一樣都得了五〇年代的失憶症侯群，好像歷史只是被記載下來的文字擺飾，無關痛癢。



圖 16：和平路（虎尾「三九事件」的革命之路）上的紅茶店隔壁原是「一等涼冰店」。

「慈航普渡」啟航的前三年，台灣革命烈士陳良，正在和平路「一等涼」（圖 16）的冰店裡，和街頭「國際攝影社」的老闆詹益仁、「黃金大戲院」的放映師張茂鐘一起密謀革命——如何在三月九日去荖桐鄉饒平村樹仔腳的軍營奪槍起義——準備趕走中國國民黨建立「台灣共和國」。這等天大地大的『大代誌』，她都迷惑地搖頭說：「我沒聽過。」

接著，更別提九年後一九七〇年發生的，也就是慈帆啟航後的第六年，虎尾人陳良被關到台東泰源監獄，但他仍不死心地發動第二次革命，卻又被抓拿，被蔣介石下令槍斃了。這是台灣人的『大代誌』，何止是虎尾人。當時被驚動的虎尾人，人人自危，但記憶只能自動「消磁」？而在人來人往的安慶社區的「神醫醫治所」裡，也無人來報，更無人談起——開出了這麼大的天窗——病痛背後隱匿的恐懼、傷痛，與徬徨的真相。

一九一一年，虎尾人溪整治束洪，縱貫鐵道通車，縱貫線火車支線從斗南經過虎尾溪鐵橋開進五間厝車站。一九二〇年，「五間厝糖廠」也以虎

尾溪之名「改正」為「虎尾糖廠」。一九三六年藤山雷太社長退休後以首席顧問的身分再訪「虎尾糖廠」，就其所聞著有遊記《萬頃蔗園薰午風》（圖17）一書，紀錄來虎尾兩次經過虎尾溪鐵橋的旅行感言。他自豪糖業構築千里長的小火車路線，提供民衆交通方便性，並記載



圖 17:《萬頃蔗園薰午風》書影，藤山雷太著，王伯鐙（虎尾人）譯。

當天他轉搭小火車前往龍巖糖廠主持破土典禮，親題「臥龍山」的事蹟與在石碑（圖18）上落款「昭和十年十月十八日命名，藤山雷太」的紀事。

歷史『落落長』，但她回答歷史的問題時說，「這些與庶民生活何干？知不知道又何妨？」那是因為，她能察覺人心的不和諧，幫助混亂的靈魂走向正軌。但社會與國家機器的混亂與不和諧，卻非她能力所及與關注的重點。這痊癒的過程關乎信念，似乎與一個處於過度時期的社會不太協調，





圖 18：現立於虎尾糖廠同心公園內的「臥龍山」石碑（左圖），與背面落款（右圖）。

因為這樣的環境更傾向於確證信念正當與否、檢驗奇蹟是否屬實、聖人可不可信等問題。看來，人類需重新學習、意識到虔誠的力量，運用靈魂的力量恢復與維持神聖的秩序。

一九五六年龍巖糖廠關閉了。錦雲仔姑說：「隔壁的羅先生和趙先生兩家都是從那裏調回『虎尾總廠』上班的。大家都是鄉下來的人，很容易和我們打成一片，經常來串門子，加上一群孩子，很熱鬧。」《虎尾鎮志》裡也記載，那時很多機器設備不是遷往越南設廠，就是搬來這裡。同心公園裡就有一座超大型的齒輪組機具，廠方題字「雙手萬

能」(圖 19) 以此見證糖業的興衰，增添這座戶外紀念碑博物館的文物收藏。



圖 19：現今於虎尾糖廠同心公園內的「雙手萬能紀念碑」(左圖)的位置，原是「清交俱樂部」(右圖)。

一九七六年客運的五分小火車停駛了。火車頭也停進了這座戶外博物館作展示品陳列。另記憶中有英式風格的「清交俱樂部」館舍被燒毀了；「和樂館」(圖 20) 被拆除了；「五間厝神社」(圖 21) 也消失了；棒球場也被學校占用不見了；「公共洗澡堂」也遭剷平了；「糖廠菜市場」也變成空蕩蕩的一座廢墟，後被改建成屋銷售了；木造的有英式風格的「圖書館」也是一樣，屋頂崩塌成斷垣殘壁，雖經文史工作者以文資理由大力保存，糖廠卻一拖十年才有氣沒力地編出經費修護「自己」的古蹟。還有「公差宿舍」、「招待所」雖仍保

持著神秘感，但年久失修造成房舍殘敗的模樣（圖 22），早已褪去她予人的光榮感。

從龍巖糖廠的拆除，看到糖業的沒落——員工的流離失散，以及往虎尾集中化——卻造成虎尾人口的再興起，足足增加約一千多人，讓虎尾總廠的員工數跳升到三千多人的巔峰，同時劃下句點，開始走向下坡，由興盛轉為衰退。



圖 20：「中山堂」原為「和樂館」（左圖），現已被拆建為透天厝（右圖）。



圖 21：「五間厝神社」前新人拍照留念（左圖），現已是安慶國小校園側門出入口（右圖）。



圖 22：「虎尾糖廠第一公差宿舍」的舊貌（左圖），與現況（右圖）。

「慈航普渡」的號召，就在客運小火車停駛之前的十二年，卻已是龍巖糖廠關閉之後的第八個年頭。這期間正是糖業風雨飄搖，打散社會企業建置社區的年代，是熄燈號來襲的時刻，卻也是地產開發的榮景再造。



圖 23：一九五五年藝術家李祖德塑立虎尾糖廠「310 紀念碑」，見證虎尾糖廠的第二春。



圖 24：一九七三年塑立於虎尾糖廠同心公園內的「改製砂糖紀念碑」。

其中，「三一〇紀念碑」（圖 23）、「改製砂糖紀念碑」（圖 24）、「全莖苗機械種蔗紀念碑」（圖 25），都是不同時代讓糖業起死回生的見證。阿店姑曾依其先生的講述，告訴她們這些姊妹，哪個紀念碑的功勞，讓糖

廠子弟有飯吃，有屋住的原因。

錦雲仔姑回憶說：「我自己像很多虎尾人一樣，原本以為「三一〇」是因虎尾當時頗具名聲的「參壹零餐廳」（圖 26）——以餐廳的電話號碼命名——的店名由來。但原來它是引自南非蔗種的一個代號，「三一〇」蔗種救活了糖廠的產量和提高糖汁密度的品質，並且縮



圖 25：一九八〇年塑立於虎尾糖廠同心公園內的「全莖苗機械種蔗紀念碑」。

短成長期，簡直是省本多利，讓原本在一九六〇年代處於風雨飄搖，傳說準備關廠歇業的糖廠能持續生存下來，起死回生。」

但是這份躁動不安的氛圍，是否意味著神明最終的清算——讓阿店姑從憂鬱之海轉為神選之人——造就了天選之神的「韓唐寺」？！



圖 26：當時虎尾名店「參壹零餐廳」開在現今的福民老街上。

阿店姑要求眾姊妹每天要做早晚課，誦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錦雲仔姑則以父親講解過的經義，開示眾姊妹，尤其李依恆在的

時候，挑戰特別多。她會問一些像經書裡的字怎麼念？是甚麼意思？反正阿店姑就喜歡聽錦雲仔姑唱誦的經文，她說：「錦雲念的經書比較有一種音韻學理，很好聽。」但她也不知其詳。有一次，李依恆問，「羅刹鬼國」在哪裡？又「惡羅刹」是什麼樣的人？而「羅刹海」呢？錦雲仔姑雖識字，卻也被問倒了，只好學她父親說，「多誦幾次，自然了悟。」不過，錦雲仔姑後來還是回去請教過父親，她父親解釋說：「釋迦牟尼佛，八道成佛的典故裡，第六道的險阻就類似「羅刹鬼國」的考驗，所以人人得以成佛，難怪祂（佛）說唯「我」獨尊，這個我（佛）就是千千萬萬的我，而且立地於人間成佛，只要誰能以各法像成佛，就得以其身說法。」錦雲仔姑說，「那時似懂非懂。當轉告李依恆時，又被她問倒了，『那「羅刹國」到底在哪裡？』」在哪裡？在一個——就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中所寫的——「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再現與詮釋」的城市裡。

糖廠未設立之前的虎尾，是不是羅刹國？四百年前 Favorlang（虎尾人）原住民勇敢抵禦荷蘭人，

保衛鹿權，也等於是捍衛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卻犧牲無數的族人。後來的世代裡，族群械鬥，「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的血腥征戰，終不免死傷慘重，到處盡是孤魂野鬼的「萬應公」祠、義民爺廟、百姓塚，或虎尾盛大的中元普渡。甚至虎尾都有全台唯一的「埤內二二八廟」（圖 27），祭祀三位在虎尾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政府軍槍斃，死在圓環東市場臨時刑場的三位異地受難者。



圖 27：虎尾埤內二二八廟（「三聖（姓）公廟」）。

戰後初期，這裡簡直就是羅刹鬼城了。既連第一位派任的區長陳幸西都因貪瀆弊案與匪諜案受偵查，以致跳逃時被火車輾斃身亡。

而雲林的母親河虎尾人溪流域時北時南搖擺



沖刷河道的不穩定性，更增添『會過西螺溪，未過虎尾溪』的難過性色彩，一方面增添虎尾舉行盛大普渡祭祀習俗的必然性——號稱「北基隆，南虎尾」的中元普渡；另一方面則發展出媽祖過爐保佑六位林姓宗族的「六房媽」傳奇，現已登錄為因林姓宗族過爐和虎尾人溪的難過性為起源的國家民俗文化資產；此外，延平里亦有「開台尊王國姓爺五股過爐」的民俗。所以，現在已是改頭換面之後，另一番有別於羅剎海風情的新境界了。

虎尾的百年「虎尾溪大橋」是台灣最老的縱貫線火車鐵橋。虎尾溪於一九五九年連續兩年遭逢「八七」與「八一」水災，造成潰堤、斷橋。一九六六年塑立的「虎尾堤防工程紀念碑」（圖



圖 28：左圖為塑立於虎尾糖廠同心公園內的「虎尾堤防工程紀念碑」；右圖為明治時代的護堤工程。

28)，既見證虎尾溪河道拓寬一百多公尺，使得鐵橋增長一百七十多公尺，成為三段不同年代、不同因素建造的鐵橋。從柵籠式、護欄式，到平橋式（圖 29），反映時代的變遷與需要。二〇一五年又被洪水沖斷一次，所幸，東和鋼鐵公司主動捐資修復（圖 30）。



圖 29：左圖為「虎尾溪大橋」三段不同構造全貌；右圖為「虎尾溪大橋」早期風貌，鐵橋右側附建有板仔橋，供民衆往來通行。



圖 30：左圖的「虎尾溪大橋」護欄邊有「東和鋼鐵公司」捐資修建的紀念牌；右圖為早期五分車行駛於「虎尾溪大橋」。

這些變遷，她們都見證了雲林母親河的威力與大自然的反撲。難怪，錦雲仔姑說：「在雲林不知母親河，不配當雲林人。你看，奇怪的是流經虎尾的虎尾溪竟叫北港溪，應改叫虎尾溪才對。不知虎尾溪，就不知道如何治水，也就無從建設雲林。」



圖 31：左圖為「雲林布袋戲館」原為「虎尾郡役所」；右圖為隔壁路口的「虎尾街役所」舊貌。

虎尾因為有虎尾溪之賜，日本糖廠才選址落腳虎尾，糖廠設立之後不到十多年，虎尾就由「庄」升格為「街」，並於十年後超車土庫、西螺再升格為「郡」。現在的「雲林布袋戲館」（圖 31）就是一九三一年升格時建



圖 32：「雲林故事館」原是「虎尾郡守官邸」。

造的「虎尾郡役所」，包括旁邊的「虎尾郡守官邸」，現也改爲「雲林故事館」（圖 32）。



圖 33：左圖爲虎尾「誠品書店」；右圖爲「星巴克」咖啡店，均於二〇一五年在「虎尾合同廳舍」展店。

二〇一五年，「雲林布袋戲館」對面的「虎尾合同廳舍」也變成「誠品書店」、「星巴克」咖啡館（圖 33），這和「虎尾鎮立圖書館」（圖 34）



圖 34：左圖爲「虎尾鎮立圖書館」外牆壁畫“悠遊書海”；右圖爲入口處。

改成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的開放時間相互輝映。整個城市動起來，也會如同立地成佛一般地脫離羅剎海的世界，以身說法——傳達社區總體營造的精髓。

起初，自由路原是垃圾集中地，周邊都沒有住家，也是舊稱「四保仔」的貧民區、綠燈戶，與惡羅剎混跡的印象所在地，也正因為這樣，地價相對便宜，阿店姑才下得了決心。不過建寺之後，她一再向錦雲仔估嘆息道：「地點不好，也建的不好。信眾大德和妳們自己再看怎麼發揮吧！」錦雲仔姑回憶說：「阿店姑的意思應該是沒錢，才將就簡單，擔心建材不夠『勇』。」但即使這樣，一眨眼也都四十七年平安度過了。

而且，這裡已不再是紐約的布魯克林區，而是虎尾的信義計畫區，更是「早市」的熱鬧街區，人聲鼎沸，生意興隆。而街尾的媽祖廟重建後，更見莊嚴聳立，夜晚金碧輝煌（圖 35）。這副景象對照於巷弄內的「韓唐寺」，反差極大，一個愈顯光輝，一個卻愈見稀微、凋零。

這一切變化都在三太子離身之後開始，那時阿店姑失去神力和魅力，信眾就日漸變少。阿店姑逝世的前五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起，她就已停止問神，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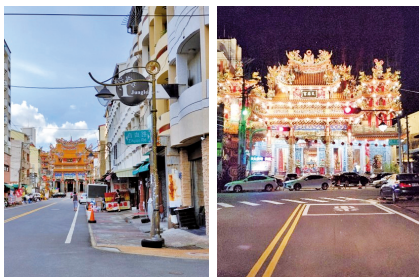


圖 35:「韓唐寺」位於「虎尾天后宮」前自由路的巷弄內（左圖），夜晚的「虎尾天后宮」，光亮照人（右圖）。

連「收驚」的服務也都一併暫停。這對寺裡的運作顯然產生極大的經濟缺口，所幸還有一些死忠的信眾願意捐錢、捐物資，擔任志工，甚至還發起「慈航功德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普濟的功能，包括施棺、濟貧，與發放救濟金等。一開始很多退休的公務人員、老師加入組成，不過由於政府或其它慈善團體的熱情密度重疊性高，需求度漸少而暫時停止運作了。記得二十年前由第一任創會長林葆發起組成的成立大會，也邀來鎮長參加，彌補邊緣戶之需求，補足公部門社會福利之不足。

阿店姑曾向弟子們傳述，早期，虎尾正經歷過

以「和樂館」保護外省人士躲避二二八的民兵追殺，國民政府則利用「虎尾合同廳舍」（現誠品書店二樓）以和解之名一網打盡反動的民兵和自首的仕紳。接著糖廠發生廠長匪諜案、學校教師通匪案，風聲鶴唳中，糖業也在蕭瑟的人情冷暖之間，漸漸式微；人心也在冰冷的空氣之中，徐徐煙灰緣滅。縱使漂亮的社區依然花開花謝，飄落的香灰依然浮動昂揚，散發的蔗香依然蒸騰四溢，但人民還是要流散四方，向都市化集中，向工業化靠攏，甚至向全球化遠去，孩子的笑聲少了，社區也變得孤寂了。

這是糖廠社區的孤寂，還是阿店姑的孤寂。反正她用「慈航普渡」的方式救贖了自己的心靈，也帶來社區失落的人聲和擁擠。這一切的動機，只能任人猜想這一幕幕從糖廠裡生長出來的神蹟。

「研究，不如卜卦問神」，阿店姑沒有這樣說，但很多來問過阿店姑開示的人都這樣認同。阿坤選里長時，就曾去請示，「幫我當選。」阿店姑可答的俐落，她說：「民意，就是人民的聲音。」阿坤更絕，搶著回嘴：「啊！民意如流水，不如問

神嘛！民意調查，開憨錢，不如問神，免花錢。」阿店姑則說：「民意就是傾聽人民的聲音。但人民在哪裏？」阿店姑指著自己的良心，再指向阿坤的胸口，望著一臉茫然的阿坤，又說：「你聽到多少？要用心去聽。」顯然阿店姑猜出他的病灶所在。但他當選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用錢買走了人心。

那年代，街上有名的醫生一堆，三多醫院、李內科、裴大夫、新生醫院，還有大型的天主教若瑟醫院，加上診所不下三十多間。現在更多，包括增設的台大虎尾分院在內，共有七十多家。其實，虎尾最早的醫院就是糖廠的醫護室（圖 36），聘請三多醫院院長蔡崎為主治醫師。



圖 36：「生機廚房餐廳」原是虎尾糖廠醫務室（左圖）；餐廳旁現為「虎尾魅力商圈發展協會」辦公室（右圖），振興地方創生。



但阿店姑這種民俗療者透過患者的精神、道德，與宗教等面向對「病人」施行療效，是專業醫生所做不到的違背自然科學的理念。有時阿店姑闔眼，雙手交叉旋轉，口中念念有詞，似用祈禱與誦咒的儀式來助長療效。甚至是和羅刹鬼比武鬥智，期以降魔。這些超自然的因素，有時勝有時敗。阿店姑會分享驅魔的情節與結果，囑咐在端午節洗淨，禁止孕婦洗冷水，或以香灰、符令火化煎七分藥湯等，又或是這回戰敗，下次再來，毫不隱諱神跡。

阿店姑身材適中，面目清秀，輪廓清晰，似乎從不化妝，喜戴足金的耳環，眼神深邃，幾近犀利，髮絲烏黑，穿著一般，褲裝為多，肢體語言豐富，說話速度極快，起乩問神時以童聲（三太子李哪吒元帥附身）應答。顯然她天賦異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與神奇的超能力，也能和惡魔打交道，不由得令信眾在訝異、吃驚或排斥之中感到敬佩、靈驗與親近。

她說，她身旁有千里眼和順風耳，能幫她隔空探詢疾病的表徵或器官的失能之外，也必須認真思

考其象徵的意義。

她似乎了解人是一個整體，是靈魂，也是肉體。一旦靈魂受了傷，身體也會生病。所以，治療應將人類內在生活與生命經驗納入考量。她必須仔細傾聽來者述說的故事，尋找病痛背後意涵的線索。但醫學往往只將身體當作故障的機器般對待，而忽視患者的靈魂。同時，她以童音改變醫患之間上對下的關係，讓問事者獲得平等感與共同參與感的信任，加上本質上與宗教密切相關，讓人無所戒心，開放自己的心靈。

彷彿，她會讀心術，靠直覺就能洞察病灶的鄉野奇人；又是一位心理治療師，菩薩、佛陀，了解他們的人性。她總是願意傾聽，也因此取得病患的信任。她一辦事就是好幾個小時，笑語如珠，充滿了自信，聆聽來者輕鬆的訴說他們的煩惱。這種收放自如的天賦，有時看似偏離常軌，卻又具有治療靈魂的強大能耐。

正當「韓唐寺」延續「慈航普渡」的志業如日中天之際，其象徵的意義恐怕是虎尾人的苦難史

——盟軍轟炸、砲擊糖廠，到換湯不換藥的新的殖民在靈魂上遭受的衝擊，是後續帶來其它恥辱的集體失敗，產生精神官能症般的傷害、病痛。而空襲的心靈創傷導致國家的共同命運——戰爭與被殖民毀壞了無數人的健康。這些都是人們背負沉重壓力而生的反應，是過去幾年來淒風苦雨下的產物。

這些被馴服的高尚的國家順從，現在看來已成共同的罪過、業障。而對於難以揮別恐怖經驗的精神病患就醫後得到的醫囑往往是，「不要說話，埋頭工作就對了。」反正生存的最高原則是，「認命工作並且保持沉默。」

一九四四年美國一項心理的醫學研究，針對那些認為自身疾病與戰時的空襲經驗有關的人們進行了調查，得出的結果似在警告大眾，談論內在的感受會使人變得憂鬱。換言之，沉默的文化不僅是圍繞被殖民、再被殖民，與二二八、白色恐怖的禁忌而生的一道普遍性的社會禁忌所致，而且是權威性的醫學建議。果然，選擇性失憶，沉默是金，在無聲的年代裡，是爲了大家好，大家心裡有數。

然而，信眾希望拋開沉默，希望阿店姑傾聽他們內心深處的問題。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她醫治了信眾，還是醫治了一個世代；她醫治了一個人，還是醫治了一個羅剎國。或許正因為她不是醫生，而是天選之神。

錦雲仔姑說：「阿店姑雖不識字，但樣樣懂，千考不倒。『那羅剎國到底在哪裏？』那一天李依恆又把我考倒了，但站在一旁的阿店姑卻回答她說：『在每個人的心裡。』

「『不管好的、壞的，都在每個人的心裡。』她篤定地又補充說明。

「阿店姑有時還會以她被附身、託付的太子爺年紀太小不懂事，需要請教祂的母親為由，所以得等下次再來回答。這很奧妙，絕非故弄玄虛。反正下一次，她就有滿意的答案，令問者嘖嘖稱奇。只能說她的記性太好，好到真的有如神通之玄。

「記性太好就是能用心聽進別人的聲音。聲音裡有悲有苦。同感悲苦就是在這個志業裡的職能心性。她善於和悲苦的人對話，把看似無望的心靈轉

化成一股動力，像『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所願：種種病苦，聞我名號，一經其耳，衆病皆除，無諸疾苦。消災解厄，恢復心性的活力。」

此刻，她如同她去除了魔障，轉變心意，迎向病榻外散去的善男信女，投射在自己內心裡層層疊疊的迷霧。

◎ 報導文學類 - 第二名 林文彬

---

現職：雲林縣議員

學歷：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 碩士

獲獎紀錄：

106 年 雲林文學獎散文入選

108 年 雲林文學獎新詩第三名

110 年 雲林文學獎散文類佳作

111 年 雲林文學獎報導文學類首獎

作品簡介：

韓唐寺是阿店姑在中台灣的雲林虎尾開啟「慈航普渡」的志業。宛如天選之神一般，靈驗的醫治很多慕名而來的「信眾」、「患者」，轟動一時，令人見證醫學與神學、靈異與科學，以及戰後民衆在跨時代的心理與病痛之間的療慰現象。



第二十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短篇小說 / 報導文學

---

發行單位 |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發行人 | 張麗善

總編輯 | 陳璧君

副總編輯 | 陳良駿、侯博震、陳文祥

執行編輯 | 高淑怡

封面設計 | 楊忻宜

出版機關 | 雲林縣政府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310 號

電話 | 05-5523196(圖書資訊科)

設計印刷 | 天祥行 · 元祥印刷廠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129 號

出版日期 | 113 年 11 月

電話 | 05-5332365/5345163

定價 | 250 元

G P N | 1011301625

I S B N | 978-626-7270-94-3(平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第二十屆：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短篇  
小說／報導文學／陳璧君總編輯．— 雲林縣斗六市：  
雲林縣政府，民 113.11  
面：公分  
ISBN 978-626-7270-94-3(平裝)

863.3

113017560